

福建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他把“信念”这样一颗最具核心价值的奇迹写在情书里，天心月圆，却比天下人分分。

百年中国出现过无数英雄，
谁足以下垂永恒的林觉民？

铁血柔情的黄花岗烈士

陈碧 编著

林觉民



作者简介



陈碧,《海峡姐妹》采编部主任。曾获福建省新闻奖一、二、三等奖及编辑奖数十项。出版有专著《大时代的小爱情——民国闽都名媛》,合著有《长乐映像》《智者长乐》等。



林觉民
(1887-1911)

“福建历史文化名人丛书”编委会

主任：冯潮华
副主任：缪建萍
委员：缪旭明 杨文飞 林彤 李培娟

主编：缪建萍
总策划：缪建萍



福建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林觉民

铁血柔情的黄花岗烈士

陈 碧 编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觉民：铁血柔情的黄花岗烈士/陈碧编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2

(福建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ISBN 978-7-211-07587-4

I. ①林… II. ①陈… III. ①林觉民 (1887-1911)

—生平事迹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478号

林觉民

LINJUEMIN

——铁血柔情的黄花岗烈士

作 者：陈 碧

责任编辑：何水儿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fjpph7211@126.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76号

邮 编：350001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金山红江路2号浦上工业园B区47号楼 邮 编：350008

开 本：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6.25

字 数：67千字

版 次：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1-075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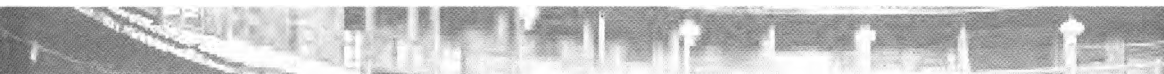
定 价：2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总序

李红



社会科学承载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是人类赖以传承的精神支柱。近年来，福建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福建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扎实开展、稳步推进，通过举办全省社科普及宣传周、建立社科普及基地、开办社科普及讲坛等社科普及咨询平台载体，其制度化、常态化、大众化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福建文化是中华文化中极富特色的一部分，深度融入了中国文化的进程，展现出突破陈规、积极进取、兼容并包、锐意创新的胸襟和气魄。向大众普及优秀的区域文化及本土资源，是福建省社科普及工作的重要内容。以接福建地气、讲福建故事、塑福建形象、续福建文脉的姿态编辑出版的“福建历史文化名人丛书”，既较为全面地展示了福建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人文精神，也为福建当下的社会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资鉴。“福建历史文化名人丛书”所包含的朱熹、林则徐、严复、陈嘉庚等人物传记，记录了福建文化之于中国历史的影响，同时也以人物史的叙述方式生动



地展现出中国人文精神的风骨和传统文化的传承。

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会缺乏生命力和影响力。

“福建历史文化名人丛书”记录了福建历史文化人物的价值践行轨迹，重温了这批福建历史文化乃至中国历史文化史上重要人物的生命历程，以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当代意义，开辟了社会科学知识进入千家万户的新路子。

“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一套好的社会科学普及丛书，总是能带动起读书的风气。将学习作为一种追求、爱好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福建历史文化名人丛书”所期望实现的目标。在文字中领略福建地域文化魅力，在阅读中传承传统文化养分，在感悟中提升人文道德情操，社会科学普及丛书的出版，可谓正当其时。

作者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

目 录

引子 / 1

第一章 南后街 / 001

第一节 福州记忆与家世 / 002

第二节 林旭之死 / 008

第三节 蒙学堂 / 012

第二章 从学校到社会和家庭 / 019

第一节 全闽大学堂 / 020

第二节 实践活动与思想探索 / 025

第三节 后街之屋 / 031

第三章 海外留学 / 037

第一节 同盟会活动 / 039

第二节 林家铺子 / 045

第四章 黄花岗起义 / 051

第一节 樱花节前 / 052

第二节 滨江楼灯下的诀别书 / 059

第三节 广州东辕门 / 061

第四节 水师提督署受审 / 065

第五章 英雄之后 / 069

第一节 走不出的陈意映 / 070

第二节 《与妻书》与《禀父书》 / 071

第三节 悼英雄 / 079

第四节 英雄有后 / 082

后记 / 086

引子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一隅，素有“海滨邹鲁”之称。福州是福建省会，早在公元前202年闽越王无诸便在此筑城建治。这个城市襟山带海，形胜东南，自然山水赋予的灵气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英才。先人借这海天交汇的胜地辟港开津，放眼世界，兼蓄中西文化。

《花甲记忆：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一书这样描述晚清时期的福州：“拥有七十万居民的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和红茶的主要出口中心，坐落于距海岸线二十二英里的起伏不大的平原上，是中国最干净和建设得最好的沿海城市之一。”

李鸿章曾说“晚清风流属侯官”。侯官是古旧县名，东汉时即已设立。隋朝时改名为闽县。唐初又复设。至晚清时期，闽县与侯官同城并存。中华名街福州三坊七巷街区，即属于侯官。

从地图上看，三坊七巷街区像一本翻开的线装书。这本书的书脊，就是街区的中轴——南后街。在它的西边展开三坊，东边展开七巷。安泰河和金斗河，沿着书边的两缘缓缓流淌，像书的切口叠加的页张。

这册街区所书写的，既有其作为晋南渡以来闽都文化腹地的历史，也有三十余家科举世家、五代科甲、翰林父子为代表的望族名门的历史，还有生息歌哭于斯的无数生命的历史。

古代晋身之阶基本经由科举甲第。作为闽都文化腹地，这里的士家，注重文化教育，但凡有条件，就在家中办私塾教育子弟；南后街向有“古旧书店一条街”之称，由明代始的三山堂到

现代吴玉田刻书，都经办于此地。此地的诸多笔庄墨店以及装裱书画的堂店层出不穷。概而言之，这里可谓书香满巷。正如郁达夫所说，走过宫巷，见毗连的大宅，都是钟鸣鼎食之家。

林觉民

铁血柔情的黄花冈烈士



1912年三坊七巷街区图（郑子端提供）

有人说“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这并非虚誉。回溯中国近代史，每个历史节点，都有三坊七巷士家人物作为事件的重要角色出场。虎门销烟的林则徐，主持马尾船政的沈葆楨，开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严复，维新变法中的林旭，立宪派首领人物郑孝胥，黄花岗起义中舍身举义的林觉民等人，他们和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中，运用自己的智慧与才能，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用热血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闸门，使近代民主革命走向了新阶段。

这一部历史的长卷里，南后街南口是林则徐纪念馆，林觉民故居就在北口杨桥巷19号（经过城市改造，三坊七巷中的杨桥巷已改为杨桥路），而他们恰巧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与结束的标志性人物。



| 第 | 一 | 章 |

南 后 街

“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出生
在南后街的林觉民，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终
于在科考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的豪
迈之言。他的行动对于那个时代，乃至相对于
千年历史的教育系统而言，是叛逆，是异端，
也是一种有内在觉醒的超脱。

第一节 福州记忆与家世

林觉民

铁面柔情的黄花崗烈士

晚清的南后街，市民稠密，这里还是花灯、肉松、酒库、结婚订婚用的皮箱（清代英商来闽运茶出口，均购皮箱装盛，日本人来闽购古物，亦利用皮箱做容器）、藤箱、家俬、绣鞋，甚至祖宗“牌套”（牌位）、寿衣、棺材等商品的集散地。生老病死，歌哭悲欢，斯乡斯土，似乎都可有一切的照应。

林家大院坐西朝东，大门开在南后街北段。大门出去向北数步，便是现在的杨桥路。这里地处“虎节河”“大水流湾”“小水流湾”的交集结汇处，是这个城市南北水路的交通要点。河上



林觉民故居

有座桥，桥上有桥亭，这座桥就被人们称作“合潮桥”，但民间常叫它“双抛桥”。

觉民家世



林觉民

福建林陈半天下。林觉民家族是“凤池林”后裔。“凤池林”源自豫州汝南，但由于世远族繁，加以宋元兵燹之后，家族中谱牒存世的很少。按明嘉靖七年（1528年）举人林继禄在《凤池林氏族谱》中所写的《林氏始末》，凤池林始祖友菊公大约是明朝初年人，自幼随父宦游于外。父卒，回到福州，卜居省城的冶东路风池坊。这就是这一林氏

衍派得名“凤池林”的由来。

林觉民的祖父林彦起是个举人。林觉民生父是林孝觐，字玉珩；叔父林孝颖，字可珊，又字可山，当时膝下无出，大哥林孝觐就把林觉民过继给了他。林孝颖是当时的名士，以诗词称于世。民国初年的一些大学者如陈衍等都与之有交情。陈衍主持编纂《福建通志》时，福建通志局则以陈元凯为提调，林孝颖任分纂。林孝颖著有《木樨香馆诗话》一卷，内容讲诗歌的欣赏与创作，还著有《拾穗居士文存》。

林觉民，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南后街。

林觉民承嗣之前，林孝颖没有生育。孝颖与原配黄氏的感情似乎并不融洽，但对林觉民的爱抚，黄氏胜似亲母。可惜，林觉民8岁那年，她便去世了。

在黄氏去世之后，林孝颖续娶尤氏，生一子两女。

幼年从学

林觉民过继给叔父为子，从小体弱多病。

“金乌仔，啄波波，三岁孩子会唱歌”“平平仄，仄平平，希望弟子都聪明，一鼓名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林觉民很快就会朗朗诵吟这些儿歌，像住在坊巷的所有世家子弟，林觉民度过了他的人之初生活。

林孝颖在家中开馆办学，小觉民便跟着他与其他孩子一起就学。5岁那年春节过后，转眼又是上元节。南后街的各户人家都做了许多花灯张悬。孩子们也欢欢喜喜地提着心爱的灯笼在家中各处招摇。林觉民刚刚病愈，也和族中兄弟们提着大关刀灯笼在院子里晃动。林孝颖坐在微冷的院中，看着自家门口挂着的福字灯，低低吟着：“一盏当头吉语占，千欢万悦迓穷檐。叨光但使能如愿，便是庸庸亦不妨。”

林觉民的聪慧出乎了林孝颖的意料。上课或者读书，孝颖发现，只要小觉民看过的书，基本就能掌握个八九不离十，而且还常常目光灼灼像流星一样，那是他进入思考后心有所得的表情。有时候他的发问，让林孝颖都觉得难以回答。例如在祭祀祖宗的年节，觉民拜完了，看到祖宗牌位，便打听是谁。林孝颖告诉他，叔祖是在马尾中法海战时病中亡故。他存下了种种疑问，问何以法国人要打中国人？



会发问，就说明孩子会思考。

在离南后街不远的东街，十字街口那一处分界，筑有一座骑术排楼大门标志的旗下圈地。父亲领他路过这块地时，都要经过一个小型衙门的检查，那里叫旗汛口。

见不同装束的旗人男女，特别是悠游在其间的一些八旗子弟，手中提拎着罩了黑布罩的鸟笼，林觉民奇怪地问：“这里的人为什么穿得跟我们不一样？”

林孝颖耐心地解释说：“这里是旗人营界，没有住汉人。”

林觉民又问道：“我们为什么是汉人？为什么这里不让汉人居住？”

林孝颖无语了。

回到家，林孝颖便告诉他，那些旗人呱呱坠地便有一份粮食，到了12岁，便有应考“小甲”的权利，经过简单考试，及格者为“小甲”，每月便可有饷银二两，粮食若干，还有夏衣冬衣的配给。16岁就可以通过考试手续，升补“大甲”，饷银与衣物等翻倍。这些旗人，“月头用脚打门，月尾回家不名一文”，他们领到饷银时居高临下挥霍，买了许多东西回家，双手持物，但平时不事生产，到了月尾便两手空空。他们受了政府的豢养，平日练习舞刀射箭，其余都是荒嬉度日，过着悠游的生活。

“所以啊，咱们汉人，如果不努力学习博得一第，你身体又弱，将来会受到旗人的欺负……”他顺势又教育道。

林觉民8岁时嗣母去世，之后，他由嗣父一手抚养长大。林孝颖非常疼爱这个身体孱弱的孩子，连睡觉都陪着他。一个大男人这样带孩子，在当时是少见的。林家虽是世家，但孝颖没有功名，日子相当清贫。

动荡年代

1893年，当一份汇编成册的林旭所作的应试文卷，落到林孝颖的案头时，他的心情很不平静。林旭现在就住在林家对面的小巷——郎官巷，那位才16岁的少年傲然矜持，常常从林家门口路过，在上一年，官巷沈家刚刚与他联姻，两江总督的孙女沈鹊应被许配给这位出身贫苦家庭的少年郎。林旭的文章写得很好，考试得了本省的解头。据说主考闽试的杜本崇，一发现这份试卷，就喜出望外，毫不犹豫地当场拔为解头。现在，林旭应试时所作的《四书》文、乡试闈墨试贴，被各种汇编选中，很快在全国传诵。

林孝颖突然急切地想要为林觉民正式开蒙。从那一天开始，林觉民听到了林旭这个名字。开蒙一年左右，林觉民不脱幼儿习气，还是很喜欢跟着林孝颖上街。不知哪一天开始，林孝颖在南后街上感觉到与往日不同的气氛，街上的人家，今天是这家糊上了白纸的门联，明天又是那家糊上了白纸门联。他当然明白，这是某家又有人战亡了。有一天，妻子黄氏的家人上门来报丧，说黄家亲戚的一名妇女，听说丈夫在山东阵亡了，自己就跑回屋里自杀了。在齐声慨叹之余，他瞥见，林觉民在一旁瞪大眼睛拉长耳朵正听着。

也许从那时候，林觉民知道，日本人和中国开仗了。在后来被命名为“甲午战争”的一年多里，沉默和悲哀常常笼在街上、家中。就在这场甲午战争中，林氏宗亲“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因战事方棘之时船舰破损不能作战，忧愤自杀；另一位林氏宗亲林永升也壮烈殉国。在最高指挥官丁汝昌受伤后，督战海战的刘步

蟾（是黄家的姻亲，其女嫁给黄展云）、“超勇”舰的管带黄建勋同“扬威”舰，与日军四大军舰于黄海大东沟展开激战，军舰被炮弹击中，发出“誓与军舰共存亡”的黄建勋与堂弟黄乃钊及全舰官兵壮烈殉国。他们全是嗣母黄氏的亲人，林觉民看到母亲一次又一次悲哀地出门，红肿着眼睛回家。还有林家的族亲也不少，陆续上门来报丧，他开始理解了战争、死亡给亲人带来的那种悲伤。

小百姓家庭与个人的悲哀未去，皇太后的生日又要到了。这年是她的60岁寿诞。这年阴历的十月，天气晴朗，南后街上一路均用白布做幕，下用红布缀成寿字。各家关在深宅大院的孩子也被家人抱出来，坐在店铺柜台上，看街上的高脚表演及许多化装游行。

幼年时，南后街种种世相百态，使一个8岁的孩子，开始对人生的不公平提出一次又一次的疑问。

秀才林孝颖，到了年节，不免也常与诗友们相聚酬唱赋诗。这年冬至，乡俗为团圆节，族中子弟聚集一堂，林孝颖因贫寒，年节也甚少为儿子做新衣裳。见庭中林觉民虽然穿着旧衣衫，却英姿焕发、气宇轩昂，心中大为慰怀。“年年儿女团圆节，此例吾闽不忍忘。随俗沿街陈栲栳，催寒比户制衣裳。新阳喜逐葭灰长，寒士愁闻米价昂。一笑冬肥吾自瘦，且凭诗事答流光”。或许林孝颖的强自豁达，也给林觉民的性格添了一抹意绪潇然。

在林孝颖常常催促林觉民诵读四书五经时，林觉民的心灵却飞翔到“庄骚”那些纵横汪洋的文字中。在那里，一颗小小的心，得到滋养与浸润，得到丰润。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插曲，尽管林孝颖自身被科举屡试不中的懊恼时时纠缠，尽管林觉民对科举没有明显的兴趣与积极性，但

总而言之，林家作为世家，素有书香门第之称，子弟出仕，照当时形势来看，还是要走科举之路。何况按照中国人的文化传承模式，由正心诚意、个人身心的修炼，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如同水中的波纹，由“个人”一圈圈泛开，影响周遭的差序格局。因此这里的世家无不注重自己的家风，林家亦如此。依照这样的成长轨迹与家族中设计的路线，林孝颖将引领着林觉民走上科举之路。

转眼到了1898年，林孝颖打算次年让觉民参加童生县试。但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家门口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撼心悸的事。这起事件直接影响了林觉民对科举的认识。

第二节 林旭之死



秋天到了，白露前后的福州还是热得那么浓烈。

这天，林觉民从书室来到大街上，发现有一种异样感慢慢笼罩在整个街区：三五成群的人带着哀伤匆匆往南后街中段而去。这中间有一些熟悉的面孔——那是父亲的诗友，也有的是自己远房的族亲。可是他们都对路边的林觉民视而不见，显然都怀着沉重的心事。

林觉民下意识地跟着他们往前走。

走过百米远，人们纷纷进入李家。

李家住在光禄吟台附近。跟着大人进了李家，林觉民往里一瞥，便一眼看到厅上的一个大大的“奠”字，以及许多的花圈，再定睛一看，厅中挂的画像太年轻，又很面熟。林觉民吃了一

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是军机处的办事人员，军机大臣的属官。

惊，赶紧退出来。

没过几天，父亲与族中长辈也开始谈论林旭之死。他们大部分都认为林旭死得冤，并议论朝廷没有审理就断然行刑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宫廷秘密。

戊戌君子之死

1898年6月，因为要维新，光绪皇帝发布《定国是诏》，鼓励朝廷内外臣工就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方面充分建言，变法从此正式开始。7月5日，光绪帝发布了《举人才诏》。这一纸诏书后，少詹事王锡藩举荐了23岁的学子林旭。

9月5日，林旭在被皇帝召见后一周，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

不料9月20日夜，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赶回宫中，发动了戊戌政变。光绪皇帝被幽禁于瀛台，太后垂帘听政。康有为与梁启超闻风避逃，而谭嗣同、杨锐、林旭等新晋升到军机处任章京的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林旭去世时，他的妻子沈鹊应还在湖北。

在福州，林旭之死是恶死，林家不敢以正常的仪式为他开奠。因此林旭的朋友、妻子表兄弟之子李宣龚便在自己光禄吟台的家里为他设了奠堂。朝廷对此六人不审而杀，于法理上也讲不通，引起了朝野内外侧目，甚至一些洋人都热心过问。故而杀了六人之后，并没有更多牵连。

他们还谈起林旭与沈鹊应。沈鹊应是宫巷沈家四子沈瑜庆的掌上明珠，而林旭家境贫寒，父母早丧，赖叔父林际平抚养成人。沈瑜庆毫无门第之见，别出心裁的择婿方式在当时是鲜见的。1896年，经李鸿章等推荐，沈瑜庆榷盐大通，林旭入赘沈家后，则奔走于京皖之间；沈鹊应仍从其父居长淮。1894年至1898年间，林旭沈鹊应夫妇师从陈书，言诗论词。但沈鹊应似乎并不怎么快乐，丈夫只是入赘，如果没有一番刻苦，没有一番功名，怎么对得起父母的一片良苦用心。在他三次落榜后，父母看到鹊应的不安与忧郁，援例帮林旭入赘，做了内阁中书，也才有机会入军机。可到皇帝身边才103天，林旭就人头落地。

林旭的岳父、时在皖北督销局的沈瑜庆也没有出面，他派了侄子沈翊清和外甥李拔可为林旭收尸。先是安置在法原寺，后来林旭的仆人朱德贵承担了把他的棺材运回福州的任务。据说棺材运至林旭的老家东门时，路旁有些小儿哼着一首从未听过的歌谣：“断头旭，血化碧。日未落，河水涸！”

这像是嘲笑林旭像夸父逐日，又像是歌颂一位英雄。也不知是谁教那些孩子唱的。

他们还谈起了奠仪上的那副由林旭妻子沈鹊应亲撰的挽联：

伊何人，我何人，只凭六礼传成，惹得今朝烦恼；
生不见，死不见，但愿三生有幸，再结来世姻缘。

各生感慨不已。

思想的转变

林觉民也从林氏宗亲们林旭的评论中，感受到某些对他“热衷”的微词。到底科举、做官的意义在哪里？寻找救国之



路，为什么会死得那么惨？是因为做官才使父亲口中的这位才子骤然死亡吗？

1898年的林旭之死，让13岁的林觉民对科举的反感油然而生。

除了林旭之死，1898年前后，对少年林觉民而言，也是价值观大破大立的年份。

当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林纾翻译的小说《茶花女》正式出版并立时风行，成为当年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大事。对于年少的林觉民来说，他可能还不能完全理解“天演”的完备内容，但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引起了他的兴趣，这是后来林觉民对西学，特别是哲学与伦理学研究感兴趣的最初动因——但这一切需要许多的时间与生活积累，所以，在当时，“林译小说”承担了对他的更多思想启蒙。

林纾与林家也颇有交情。林家曾聘请过他担任“东席”塾师。

1898年，严复翻译进化论的同时，古文学家林纾因妻子刘琼姿去世，悲痛万分。好友王寿昌从法国归国，为让他遣愁散怀，邀他合作翻译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以解寂寞。

林纾译这本书的整个过程常常被大家当作谈资，包括他与王寿昌两位译者常常为茶花女的爱情悲剧而泪流满面、抱头痛哭，以至于掷笔者三数之类的情节。因林纾的古汉语精熟，该书的许多段落文字缠绵悱恻，译作出版后，不胫而走，轰动全国。严复诗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还喻之为外国的《红楼梦》。《茶花女》很快走入各个年龄层的知识分子的案头。新颖的爱情关系、特殊的人物身份与异域情感故事，更让许多青春期的学生们把它当作一本爱情圣典，如痴如醉地阅读，

林觉民便是其中一位。

《茶花女遗事》的出版，正值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希望得到民主，对人权、人性（包括爱情的平等与自由）的追求也有一种模糊朦胧的希冀之期。兼之它以小说而非政论的形式出现，因此在当时中国特殊的语境下，从某一角度来说，它的作用不亚于严复那些振聋发聩的“论说”，得到了知识分子和市井民众的喜欢。

少年时从阅读中得到的体验慢慢积累。林觉民在19岁时撰文提出，戏剧与小说对世风世情的影响之巨，有时候甚至比学堂教育更深入人心。

细细体悟林觉民《与妻书》的文字，便可以感受到“爱情”——在当时中国，这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吾至爱汝”这种深情热烈的表达恐怕也是前人所未有的。同时，其文字中的借景抒情，有归有光《项脊轩志》的睹物怀人余意，也有林纾的缠绵含敛而时又纵横的文笔的韵味，很明显林觉民深受林纾的影响。



第三节 蒙学堂

林孝颖没有想到，1899年儿子参加的童生试使他“颜面丢尽”——在考试中，儿子除了在卷子上写下一句“少年不望万户侯”之外，竟留下一卷空白。

他没有想到，家前门不远处的林旭之死对儿子会有这么深重的影响。

他没有想到，家后门卢家祠里的蒙学堂对此事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他只是怨叹命运对他的折磨——为人父母，便常常有这种心酸体验。

新制学校



蒙学堂旧址

新制学校的沿革，由同治时期（1862—1874）至光绪辛丑（1901年）之间，仍绍续旧制学院制，1898年变法，四月二十三日，谕即举办京师大学堂。后又谕各直省督抚，将各省府州厅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之学校。以省会的大书院为高等学堂，郡城

的书院为中学，州县的书院为小学。但八月政变后，全国拟办的各种学校全都停顿。

福州新制学校有两所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一个是蒙学堂，另一个是全闽大学堂。

迷茫之中的少年林觉民正值人生观和价值观初步形成之时，这两所学校的设立对他的影响更是有思想奠基的意味。

首先是蒙学堂。蒙学的意义在于把儒家的经典文化“通俗化”为日用常行的道理。作为全闽第一所新式学堂，蒙学堂招收

的多是亲友的子弟，不收学费，学制三年。课程有国文、英文、算学、历史、地理、修身、体育等。“林觉民、陈天锡、陈与燊，时不过十四五岁，竟其志尤诚，其心尤热。读三年毕，即蓄意排满”。“校中学生多人在林、陈领导之下走广州，与于围攻督署之役，事败被执身死者多人……然世或未知其所受革命教育乃在一蒙学堂也，故特记之”。李心庄以蒙学堂英文兼体育教员的身份，介绍学堂创始、招生、课程及学生情况，当属可靠。

蒙学堂设址于文儒坊36号卢家祠。这个位置恰巧是在林家的后门。卢家祠始建于明末清初，系永定在榕卢氏族人所建。原建筑为五进院落，从文儒坊直透后巷的洗银营；每进五间排，初为试馆，是永定学子赴省城应试的下榻之地。旧时门口曾悬有“解元”匾额，并悬有“卢氏试馆”金字直匾，后逐渐成为商人会馆和宗祠。一进大厅堂辟为课堂，二进大厅作为师生食堂。祠内的厢房、披榭为师生宿舍。

蒙学堂的三位重要创办者以教育为救国第一要义。一位是林白水，另外两位是黄展云、黄翼云兄弟，他们都与林觉民家有戚友关系。

林白水(1873—1926)，名獬，又名万里，字少泉，号宣樊，又号退室学者、白话道人。闽侯县青口人。他的母亲黄氏也是永泰麟峰黄氏家族人，故林觉民与林白水亦为姨表亲。当时，因学生（后为同事）孙翼中在试卷中出题《罪獬》，酿成一桩“罪獬文案”，林白水被牵涉其中，遭到清廷的追查，遂返回福州避险并过年。恰逢表弟黄展云首兴福州蒙学堂，因林白水富有办学经验，开学时的学校设制管理均由林白水负责。

作为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政论家和教育家，林白水除了写一些社会、政治相关论著与新闻时论等，还著有一套少年丛书——



《华盛顿》《毕斯麦》《大彼得》《加里波得》供青少年选读。在当时，他的这些作品都是福建小学生喜爱的课外读物。

在蒙学堂创办期间，他还为当时新式的体操课写过一首歌，这就是后来各个公立小学学生耳熟能详的“体操歌”：

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少。
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
大将手里搦长刀，小兵搦枪炮。
眼看龙旗，飘飘飘，战鼓咚咚咚咚敲。
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得身体好，
将来打仗不肯逃，男儿志气高。

求学蒙学堂

当满怀青春活力的歌声从文儒坊的这一僻院里传出并在南后街的上空久久飘荡，飘进林家大院时，平日静谧的院落似乎多了些让林觉民不能安坐的激动。那里是什么活动使跟他同龄的人发出如此愉悦而铿锵的歌唱？仿佛在呼喊他，诱引他，少年林觉民分明听到新鲜而激越的生命萌动之音。他好奇也渴望亲临那个现场，加入其内。

也许考虑到家中与林觉民同龄的林尹民与林天民已经被族伯父林孝恂带到浙江，原来家中安排教习虎尊拳的锻炼机会也没有了，林觉民本来体弱，或许入校一起运动，可以增强体质？

在他强烈的要求下，父亲林孝颖只得把他从家中的院落中放飞，带他去了蒙学堂，见过蒙学堂的主要负责人——黄家的舅舅黄翼云与黄展云。

黄展云（1875—1938），字鲁贻，永泰人，生于福州。黄展

云是1896年的廪生，他向往政治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痛感朝政腐败、民智不开，毅然放弃科举仕途，研习西方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以教育救国为己任。蒙学堂成立后，招收本地优秀青少年入学。学堂内设高等班一个，小学班两个。课程内容虽学习汉文，但偏重介绍西洋政治与哲学思想及一般科学常识。学堂设有图书馆，陈列各种新书报；学堂还经常邀请本市著名人士如何琇先等前来讲演国内外形势，激发学生。

进了学堂，林觉民从中大获异趣。首先是校内有大量进步的图书报刊。这些是黄展云专供加入“励志社”（校内学生社团）的进步学生及革命同志阅读的书刊。林觉民加入了社团，书籍让他大开眼界，了解到清王朝入主中原的历史，了解到国外如法兰西的革命史。他日夜投入在《太平天国笔记》《致康南海书》《法兰西革命史》《波兰亡国史》《苏报》《民权报》等禁书禁报之中。

校内的活动也令林觉民开拓了视野并初步进入斗争实践的初级阶段。暑假期间，林觉民便随同学一起去郊游。

在黄展云的带领下，林觉民同进步学生去青芝寺、八仙岩、方广岩、鼓山、乌石山、于山、烟台山等处。借游玩机会，黄展云寻觅一个僻静地方，向学生讲述清军入关以来迫害汉人的历史，揭露清王朝的腐败政治，痛陈受“洋人”欺凌奴役之苦，颂扬史可法、郑成功等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有一次在方广岩某处大树下，黄展云讲扬州十日记、嘉定之屠记，声泪俱下，在场学生随而唏嘘痛哭。一批学生曾以“汉”字作自己别号的第一字，另以“顿、仑、男、子、杰、新、民、轰、烈、郎”等作为别号的第二字。表示要做一个像拿破仑、华盛顿那样的男子汉，做新民，干一番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并以此鞭策自己，表达驱逐鞑



虏、还我河山的决心，他们还秘密参加革命工作。

学堂的一些活动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有人向清官府举报“侯官学堂是革命的巢穴，里面有许多革命书报”。幸好黄展云早有所闻，预做准备，所以官方派人搜查，并无结果。

一时间，蒙学堂成为福州联络青年、宣传革命的中心，它也是中国最早宣传革命思想的小学堂。

1899年，林觉民奉命来到县学考场。他身后跟着林孝颖。如果父亲没有跟着来，或许，他连考场都不想进呢！

在考场上，环视周遭埋头写字或抓耳挠腮的考生，林觉民陷入深思，他在考虑要写什么。终于，他下定决心，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几个字便掷笔揽衣起身出了试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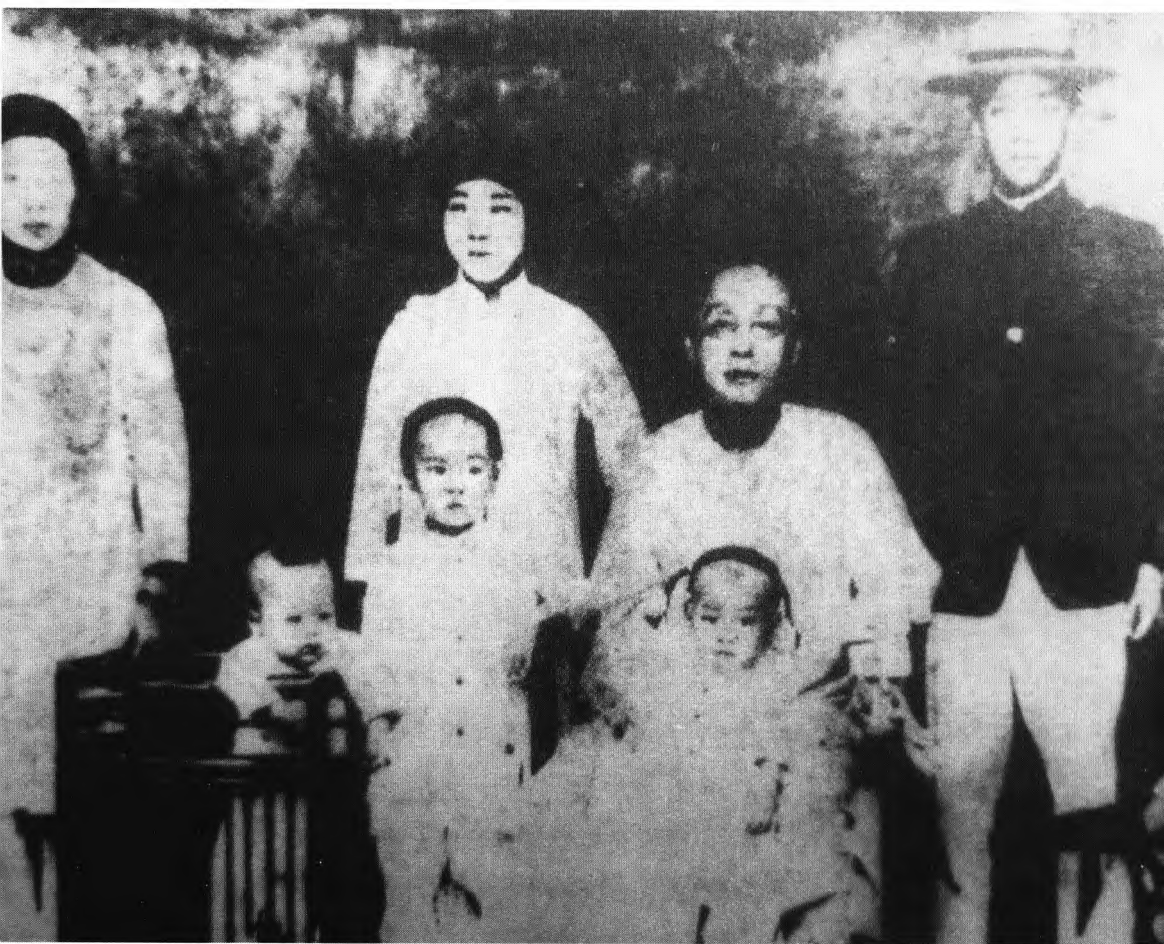
“懵懂少年”这个词可能是不确切的，比如林觉民，13岁便能如此确凿地知道自己志向不在于“万户侯”。

这个结果肯定不是林孝颖想要的。他梦想的顶点，就这样在13岁少年的一张白卷前坍塌。

从与林觉民朝夕相处多年的好友郑烈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林觉民很早就擅长“写文章”。所以当他昂然在试卷中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的时候，他的行动对于那个时代的，乃至相对于千年历史的教育系统而言，是叛逆，是异端，也是一种有内在觉醒的超脱。这一张白卷，标志着这位少年抛弃旧士子将知识作为晋身之阶、邀官之阶、“为稻粱谋”的原初价值取向。

独立的人格意识与文化追求使林觉民的少年时代如此标新立异。

如果林旭之死是点燃他内心深处反抗科举的一个暗暗的火苗，那么进入蒙学堂得到的教育便使林觉民初步有了反叛的勇气，并将之付诸行动。



| 第 | 二 | 章 |

从学校到社会和家庭

在高等学堂期间，林觉民表现突出，尤其是他激进的思想与优秀的演讲才能，使他受到社会上一些组织的关注，他逐步地靠近着革命的队伍，终于成为革命团体的一员。而从学校走向社会的同时，林觉民还有了一个小家庭——“后街之屋”——爱情之屋。

第一节 全闽大学堂

林觉民

铁面柔情的黄花崗烈士

教育改革

1899年，山东义和团起义。次年，八国联军以保护教堂的名义，从天津进犯北京，6月占领大沽炮台。清廷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1900年8月13日，八国联军4万人以解救被义和团围困的各国公使馆为名，杀入京津，北京陷落。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出北京。第五天的途中，太后发给军机处和李鸿章两道上谕，令他们设法与外国议和。

8月20日，清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又颁布一份官方文件——《罪己诏》，可以认定，这是慈禧太后的“检讨书”。逃亡西安的途中，朝廷颁布《变法上谕》。慈禧一边自恨自愧，一边慢慢地也开始对外国人加以敷衍了。这是清廷惊魂初定的年份。为自遮其丑，清廷选派一部分学生出洋留学，在国内的学校也有新的改革措施。

联军对议和提出了很多苛刻条款。议和的清廷官员也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与讨价还价权利，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向列强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海关税、盐税和常关收入作抵押担保。

庚子之役给中华民族再一次带来巨大的灾难，两江总督刘坤一叹息：“此次创巨痛深，实与亡国无异！”

在这巨大的外部压力下，在这巨大创痛面前，朝廷意识到，



总教习的名目，系仿照京师大学堂而设。它的地位与权限与校长相仿。

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可以挽回厄运，不变法就是死路一条，唯有变法自强才是国家安危之命脉，“维新”成为朝廷内外的共识，成了官方承认并主导的新的运动。条约签订后一个月，两宫从西安启程返京，新政拉开了帷幕。

当初的戊戌政变使政治改革中断。而变法的主张，是从教育改革开始的，并已有所施行，但因为慈禧的反手一扑，随着戊戌六君子被捕被杀，变法失败，教育改革也停了下来。新政的重启，也是以教育改革为第一场：兴学堂，废科举。

依据“辛丑新政”教育政策，全国各地或官办或民办或创办或改办学堂之风兴起。当时的学堂分为四等级：原则上幼童入蒙学堂，学习三年毕业升县立小学堂，再三年毕业升府立中学堂，又学习三年毕业升省立大学堂。各省的大学堂，大都由正斋办起，福州也不例外。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闽浙总督许应骈奉旨筹办全闽大学堂。以福州东街三牧坊正谊书院旧址改建学堂，既成，即在省城举行考试，择优录取。这是全省最早的公立学堂。学堂还延请记名御史翰林院检讨叶在琦为总教习。

学校还有监督一员，由叶大琛担任。还延聘精通国文、经学、历史、地理及专长英、法论文写作兼能教授数理化的教习共23名。以东街正谊书院的三分之二房屋充校舍。利用省会四大书院——正谊、致用、鳌峰、凤池的膏火的十分之三，并由藩盐两署拨款充开办费及经常费。林孝颖在那里任教。当时任教的教师

都是具有相当的功名，像林孝颖以秀才身份任教，算是破例。

生源方面，原定在全省举人与贡生童生中，选拔120名，其中由省城考取60名，各地保送60名，但是开学之初，各地保送的人员不足。此时教师多学生少，不得已又在省城续行考试，招收40名，合为109人。学堂于二月十五日开学典礼，四月初一正式开课。

崭露头角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林觉民进入全闽大学堂文科学习。

进入全闽大学堂后，学子心醉平等自由之说，同学们议论时局，都认为中国不革命就不能自强。而面对社会现实，林觉民常常痛恨在签订《辛丑条约》之前清廷“量中华之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无耻。

次年，该校按全国统一学制改为福建高等学堂，设读经、国文、修身、外文、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历史、地理、法制、音乐、体操等系科。

林觉民具有不畏强暴的性格，学堂几次组织活动，他都被同学们推为领袖。

林觉民平时襟抱旷达，不为囊中时常羞涩而发愁，善于言谈且诙谐，常能让同学为之倾心，“每同辈纵论时，无君不欢”，并颇得叶在琦喜欢。叶曾对其嗣父林孝颖说：“是儿不凡，曷少宽假，以养其刚大浩然之气。”林孝颖自然是充满喜悦。

学堂的兴建与发展令人拍手赞好，但官僚的腐败又令人极度失望。闽浙总督许应骙与法国商部官员魏池订立条约，允许法国开采邵武、建宁、汀州3府的矿产，为期50年。



1903年闽浙总督许应骙以贪污被举，解任。次年，朝廷命锡良为闽浙总督。1904法国人魏池从福州各地拐骗“苦力”华工1825人，窝藏于福州、马尾各洋行烟馆中。福州绅商及各界爱国人士组织“同胞救援会”，揭露魏池的非法活动。

林觉民此时与蒙学堂同学陈与燊、高等学堂同学林月樾为反对清廷割闽换辽的阴谋，反对帝国主义在福建开采矿产以及贩卖华工等活动，除做文章宣传外还组织多次演说，声泪俱下，听者动容。也不知道是否从对清廷一次次“背信”的实际行为中醒悟，林觉民逐渐获得新的力量与新的思想。

在校期间，林觉民不满官立学堂的腐败，和几个学友在城北创办一所私立小学；又在城南魁辅里（吉庇巷）谢氏宗祠内创设阅报所，陈列革命书刊供人阅览。

一天晚上，学生们于城内的锦巷七星君庙内参加爱国社演说，林觉民作了题为《挽救垂亡之中国》的演说：

……常常听到我的父老百姓们的呻吟之声。我常常思考怎样告慰我的父老，却找不到方法。可是岁月不居，日子越过，生活状态越趋下，再犹豫，我恐怕要随着我的乡亲父老们一起死得很难看了。所以尽管我识见有限，也希望能尽快地将我所知告于我亲爱的父老之前，希望对你们了解现在的社会形势有一点帮助。不然像印度和埃及的衰亡、日本国的勃起，我想各位父老必有所闻知听见。所以国家的存在与强盛否不能指靠它有多久历史、土地多大、民众多少，这是显而易见的。今天中国，被虎狼一样的列强环伺围绕。国家的权利也一再被分割、侵蚀，有四千多年历史，版图上有二十二个省，四百兆的民众，如果没有一个自存之道，遭到灭亡的命运不用算卦、不用龟卜都能够想得到的……

他说得那么投入，倡提“中国非革命不能自强”，说至沉痛时，痛哭流涕，拍案捶胸，闻者感动。场上许多年轻人都红了眼睛，而一些老人也在位子上坐着垂泪不已。

坐在后排的人群里，一位老者微低着头也在倾听，正是叶在琦。散会后归家，叶在琦对同僚叹道：“亡清国者必此辈。”

叶在琦从年轻的林觉民倾注全心的讲演中，看到了他身上潜在的危险。家也住在南后街的叶在琦，世翰林出身，其父叶大焯为正谊书院末任山长。叶在琦曾任贵州学政等职，此时因丁父忧回闽，正逢学堂初建，故任总教习一职。叶在琦在新学初兴之时就能够着意培养新型人才，奖掖优秀，或选送京师大学堂或公派赴日留学，又能够委派教员赴日本考察，不可谓不知时务。对于他所评价的林觉民，他是心怀怜惜的成分要远远大于憎嫌吧！他没有看到10年后林觉民被张鸣岐抓捕后的神情，也听不到张鸣岐对他的评价。在林觉民赴日本的那年，叶在琦在京去世。然而，100多年以后，看到他给一个学生讲演课做的那么敏锐与直指结局的批语，亦令人扼腕。清廷还是有那么多明白人，却在时代前进的车轮面前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对林觉民在大学堂的学习，陈遵统也有一段中肯的评语。陈遵统曾任蒙学堂和全闽大学堂的国文教师，与林家也是世交，深知林孝颖与诸兄弟均以诗赋得名，因此对林觉民作文特别关注。到了学期结束，他为林觉民下的评语是：“独雄于文”“在校为文，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后来渐加凝练，由长而短，又由短而长，四年之间，境界凡三四变，而一过一次大成。”从林觉民传世的《与妻书》文字来看，情感饱满，笔意纵横，确足可信。

1904年1月13日，清廷颁布《各学堂奖励章程》，对学堂科名奖励作了一些规定：通儒院毕业奖予翰林出身，大学堂毕业奖



予进士出身，高等及其同等程度学堂毕业奖予举人出身，中学堂及其同等程度学堂毕业奖予优拔等贡生。按章程，中学堂及其以上的毕业生朝廷都给了相应的科名，但学堂时代产生的大批举人或进士，实际上却找不到出路，一时间矛盾丛集。

年轻知识分子的出路更窄了，后来他们成了1911年辛亥革命烈火的点燃者。这把火是当时知识分子中间的先进分子，特别是年轻人而非“资产阶级革命家”点燃，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知识分子。从民族复兴的高度来看他们是比较恰当，比较切合实际。这些年轻人，他们大多数家境不好，或是没落的官僚的后代，他们目睹晚清腐朽、民族忧患深重，有强烈改变命运的要求。他们中许多人留学日本，接受西方尤其是资产阶级思潮，有心改变国家命运。

林觉民就是这些年轻人中的一位。

第二节 实践活动与思想探索

早期实践

福建籍的革命宣传家林白水曾创办或主持过《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等报纸。他不断用白话在报上提倡社会变革，又十分看重报刊对平民的宣传，并把它提升到强国的高度。

林觉民受其学说影响，在吉庇巷的魁辅里，与一些同志创办了“阅书社”用来鼓吹革命思想。这也是共和山堂、学联和汉族

独立会的成员们常聚的一个地点。阅书社陈列了各种新刊新报，并有各组织的会员常常在此为民众“说书”，以传播社会新闻和新思想。

在林觉民还在大学堂念书之际，他就曾在这里揭露过许应骙卖矿的行径。1905年福州各界人士在阅书社集会，讨论抵制美国苛禁华工续约的策略，到会者500人，当场捐款成立福建公立保工会。从此，这里成了人民集会议政的中心。

在人们心目中，革命与改良至少在1905年以前区别并不太大，一是因为二者本质上都具有爱国的出发点，又都具有反专制目的的诉求，应当说，此时林觉民的革命思想还是停留在立宪改良式的革命之中。政府虽然对此并非喜闻乐见，但也并没有禁止讨论这个话题。

从新政开始到辛亥革命的最终爆发，清廷实际上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有这样几支：立宪派、反立宪派与革命者。在新政早期，革命者是站在立宪派的对立面。但历史的发展很奇怪，到了新政末期，几年新政实行而得到如教育改革、官制改革、司法改革和创办的新机构等培养出来的人才，最终大部分都走到了革命队伍中，而且，最后，连立宪派的许多重要人物，都选择了革命或支持了革命。

林觉民在此期间的主张大体是偏向于立宪派，此时他的思想并未倾向彻底革命，而是对政府的新政以及立宪抱有莫大的希望。

而此时，他的族兄林长民先是主编创办了《译林》，继而与张元济等人成了立宪派的中坚与先锋。张元济曾于蒙学堂开办时，应好友林白水之请，参加了开学仪式。1902年张元济创办了《东方杂志》，以立宪为立场。1905年12月，《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林觉民的《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可以看出此时林觉民的





《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

政治主张并非那么激进。文章希望政府能参照日本改革，平心立宪，诚心进行和平改革。但提出，立宪要先开民智，只有国民具有相当的知识与能力，才能立宪成功。

自日本维新之初，福泽谕吉译卢梭《民约论》播诸民间。于是自由平等之说喧嚣众口。他余大隈重信辈竟谓立宪，处士浪夫，亦附和其说。独加藤宏之以民智未开，程度太浅，遽行立宪不见其利，特为渐进之说，而斥众说之非。厥后卒于十七年间，颁布宪法，二十二年始说立议院。迨今日本宪法森然，蔚为强国，皆此六七年大间大兴教育，广开民智，有以立之基也。

最后，林觉民强调要先行教育，要从小学起开办国民教育，设政法科，并设无数补习学校，让失业者、各行各业的人都能学到普通科学（职业教育）。而教育手法则是要多以演讲、戏剧等方式感化民众。总而言之，其思想还是敦厚温和的。因此，尽管毕业后还无以安身立命，但他依然只是一个怀抱着美好愿望，希望由国家上层发动社会改良、振兴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而真正的转变应该是他人同盟会盟誓的那一刻起吧。

林觉民的革命之路也有这样的进阶与转折。从一个改良主义

者，变成6年后那样一个决绝的革命者，是社会生活中的实践引领了他。

蒙学堂时期开始，几位社会活动家、宣传家、革命家式导师，如林白水、黄展云、方声涛等与林觉民的相处和影响，就开始把他渐渐地带到社会活动中去了。在高等学堂期间，林觉民因在学校中表现突出，尤其是他优秀的演讲才能，使他受到社会上一些组织的关注，他不自觉中已经慢慢地靠近着革命的队伍。

学堂毕业之时，林觉民早已积攒了丰富的演讲经验，也开始与社会上的会党有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共和山堂是他在学校时就开始接触的一个社会团体。

共和山堂，即所谓三合会者。三合会源于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到了晚清，部队行伍的士兵，有的暗中接受这个会党之指挥。南校场（今五一广场）的复明山堂是当时福建的四个山堂之一，也是省会的唯一山堂，福州各处军队属之。此外福建还有长门威义山堂、延平的复汉山堂、兴化的辅汉山堂。

1900年，朝廷的军队中，大量的湘军加入福州的三合会堂，从而使这个会党更加壮大——当然不只是福州，而是各省都这样。1903年，全省的四个会堂均同意开设创立共和山堂。林觉民介绍了高等学堂的数十人加入。共和山堂开山立堂之后，日见发达，与各山堂交际日见频繁，遂有后来的藤山文明社之设。

加入独立会

1904年夏天，各校革命学生在仓前山的望北台聚会，林觉民、林月樾、陈更新等数十人参加，会上他们痛陈清廷的荒唐辱国，揭发所谓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和“宁赠友



邦，不予家奴”的卖国政策。大家都认为欲救危亡，必先排满。会后，林觉民与黄光弼等人发起组织了“学生联合会”。

学生联合会成立这天，省会的所有武备学校、师范学校、大学、高等学堂和两等小学堂学生，共1000多人，会集于小岭朱子祠的益闻学堂（由“益闻社”组织的郑权、蔡人奇等创办，这是一所两等小学堂，教员多由社员自担，而借以灌输革命道理，与侯官高等小学同一宗旨，互相辉映），阐明革命宗旨。在选举大会上，侯官学堂的黄光弼、大学堂的林月樾分别被举为总代表、副代表。会议结束后，整队游行，到了文明社，与各会党的头目接见，以示提倡革命是学界所赞同的。

结果此事被藩司周莲所知，发命搜捕党人，郑权、刘元栋、林觉民等从兴化转达厦门，均免于祸，但“文明社”被迫解散。事后众人益发愤恨清廷的所为，革命之志更加坚定，不久就又成立了强大的汉族独立会。

1904年末，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到福建。作为道界名人，张天师往见各位官长，官长均待以客礼。学生闻此消息，就告诉给学联的负责人。学联的领导者一商议，认为这是一次反对迷信的机会，他们暗中通知了各个中学、小学的学生领袖。那天由一位同学侦知张天师将往见学台之后，武备小学、西城小学、格致书院的学生即聚合起来，包围学台衙门，学生们拉开“反对迷信”标语横幅，并等在门外高喊口号，让张天师抓鬼发五雷给他们看，否则赶快滚蛋。可怜的张天师没有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学台更是吓得不敢出头。学生们自晨至午，不肯解散。最后学台只有请张天师从后门逃出，然后才打开大门让学生进来。这样的示威告捷让这些年轻人觉得很兴奋。

汉族独立会是黄展云、郑权、郑祖荫组织的，先期由黄展云

任会长从事反清革命运动，与革命党人黄兴、陈少白联系密切，曾密商实行起义。独立会由郑仲劲任主席，所有的会员是各社团与各学校中最激进的分子。他们积极为军事之预备，将以福建脱清廷羁绊，独立一国，树全国革命之先声。林觉民、陈更新任“运动陆军”。

1905年，中国的革命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最重要的社会组织是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同盟会。十年以前，孙中山意识到改良走不通，要革命才能拯救国家于水火。要革命就要有革命组织领导，于是他先是成立了兴中会，后又于1905年成立了同盟会。如今的同盟会加盟者更是多达数百人，中国十七省都有志士参与。孙中山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11月，他又创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宣传革命思想。1907年春，汉族独立会代会长郑祖荫经介绍，奉孙中山之命担任中华同盟会福建支会会长，夏天，以林斯琛为主盟人的福州同盟会支会成立。独立会随之取消。

林觉民是汉族独立会会员，何时入会现已无法考证。“独立会”后期，林觉民在会中任“运动陆军”，具体来讲，也就是在新军队伍里做宣传工作，以把新军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

林觉民同时也忙碌于写作与演说。他显然是实行了他在“论说”里提倡的用“演说”等手段推广教育，这里的教育显然就包括宣传与鼓动，但此时他的目标还仅仅是促使新政早日完成。

从学校走向社会的同时，林觉民还有了一个小家庭——那是父母为他安排的婚姻，而他把它改造成了“后街之屋”——爱情之屋。

第三节 后街之屋

因林觉民的《与妻书》中忆及“后街之屋”，后街之屋，成了与《与妻书》一样有名的代表性地标。来三坊七巷的海内外游客，很多都是冲着“后街之屋”而来。这座在1998年因城市建设被大幅改造过的宅院，就是他们夫妻栖身的处所。新“后街之屋”的房间显然很小，窗下放一书桌。夫妻二人相片悬于墙上。一张大床已占去房间的四分之三。格局有点奇怪。屋外设一小厅状的空地，显然是为参观者预备的站脚之处。门槛也很高，比其他房间都高出许多，倒像是每一进相连处的高槛。

兼具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与悲剧色彩的爱情小屋，大体的规格就是一间卧室，但它成为被后世传唱的“后街之屋”是因为1905年，他被父母指定与陈意映的结缡。



后街之屋

“后街之屋”里的爱情

从大学堂毕业，林孝颖做主为林觉民娶亲。陈芳佩（字意

映)出自书香门第,能诗善文。她父亲陈元凯,号陶庵,家住城内文儒坊三官堂(今称大光里)。陈元凯原是螺洲店前人,与帝师陈宝琛是族亲,后迁居福州文儒坊大光里18号。这里,离林家也只数百米。凭着三媒六礼,父母包办,陈氏嫁入林家。据载,陈意映也擅吟咏,并赋有《红楼梦十二钗》等诗,但仅有存目,不见其诗。



陈意映

奇怪的是,林觉民,这个来自包办婚姻家庭、见证过包办婚姻痛苦的进步青年,竟然对自己被包办的婚姻没有任何反抗。也许曾经林觉民拜访年伯陈元凯时,与陈意映已经有过一面或数面之缘了。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更多对二人婚前感情基础的记录。

也许是缘分,也许一开始林觉民只想有一个婚姻的“金钟罩”,在罩子里,他才能出洋留学或者更自由地活动——这一点是他同岁的堂兄弟林天民的亲身说法。林天民1903年想随兄长林长民一起留学但未被允许,父母指出不能去的理由是他未婚。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完成家里为他订的亲事,娶了缠脚的王家女后,才得以遂志,启程去日本留学。

不论是缘分,还是自有小算盘,觉民与意映在婚后的感情却出奇的好,没有包办婚姻所谓的悲剧之态。所谓“一见钟情,爱由心生”大抵如此。在新婚栖息处“后街之屋”,二人由相识到相知到相恋,度过了一段缠绵委婉的婚姻生活。因此,在后来的《与妻书》中,林觉民不胜感慨回忆道:“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



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

所提的“新婚三四个月”二人互诉衷肠，起因一个插曲，依然与他的革命活动有关：一天，父亲林孝颖突然接到一封邮函，拆开看是儿子觉民的信，看着信中“儿有急事赴南洋，猝不及叩辞，归期未可卜，愿大人勿以儿为念……”之语，林孝颖意绪惨然，找来意映询问，她却一无所知，反而更添林孝颖的担心。

林孝颖第二日一早就搭轮船到厦门，意图找到林觉民并阻止他的行程。然而到了厦门三天，找遍大街小巷，也没有找到儿子的踪迹。林孝颖只得怏怏又惴惴地回家。岂知刚到家，看到儿子微笑着站在家门口，林孝颖诘问他，他却言语支吾，坚守秘密不说，这其实就是他参加省学生联合会活动遭到政府的追捕，逃到厦门去避风的那一次。

“蜜月”小别却不知情由，面对神秘失踪又神秘出现在眼前的丈夫，意映的喜出望外要大于埋怨和责备。但林觉民不辞而别的秘密陈意映始终未得到正面的了解。我们从后来的《与妻书》里看到了他的歉意，“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

意映的泪眼打动了林觉民，或许他早已心怀愧疚。她这么柔弱无助地望着林觉民，也许，后街之屋的二人世界——他们小小的卧室里，林觉民这样记取了妻子的泪眼，以致五年以后在异乡香港的一座滨江楼上，他一提笔，便想起“如晤”时妻子的这双泪眼，他握住妻子冰凉的手在掌心里温暖着……意外的插曲似乎为新婚更增添了爱意，那几天夜里，他们并肩携手，看窗外疏梅筛月影，“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地恩爱。

林觉民答应了。

此后，也许是因为想及了嗣母一生不幸的遭遇，也许是弥补歉疚之情，也许发现妻子性情温婉，“吾妻性癖好尚与余绝同，天真烂漫女子也！”林觉民对陈意映充满了怜爱。家庭生活中凡是能为意映想得到的，他都尽量为她想到、办好。记忆之中，唯有一次，他惹得意映生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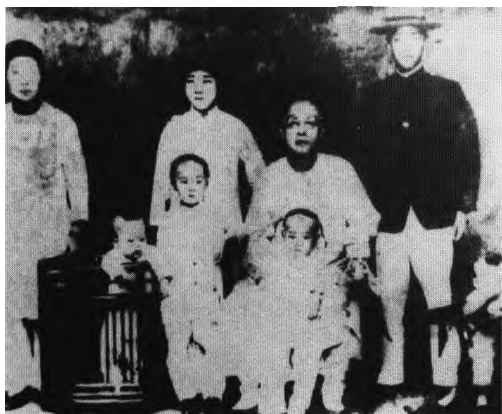
林觉民与陈意映雕像

婚后一年多，有一天晚上两人闲聊人生。聊到生死的话题，林觉民突然说：“人都要死的。与其让我先死，不如你比我先死。”对他这样没心肝的话，意映生气了，转过身不想再搭话。林觉民扳过她的身子，盯着她眼睛说：“我知道你恨我这么说。可是我是有理由的。我的意思是你那么爱我。你的身心俱比我弱小，一旦我死了，你怎么能承受得住失去我的痛苦。所以呢，我先死必定你要吃更多的苦，这样我不忍心。所以说宁可你先死，我来承担痛苦。”

听到他这样的解释，意映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开了，虽然不同意这种说法，却也无辞反驳，她喜欢他这样体贴温柔的回答，但同时心里又觉得有一点讨论完死亡的悲哀。

有了妻子，有了小家庭，立即就有了鲜活的支持林觉民的力量。当然这种力量是已逐渐向革命家生涯转变的林觉民自身所凝聚的、并要求有所施展的力量。于是，他办了一所小型女学，也许只是为了让家中的大大小小女性们知道或掌握一些国学、时事的知识与新闻，实际上这所学校已成为林觉民“坚决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和束缚”的一种声张。为启发妇女思想觉醒，就





林觉民的家庭合影

在家中动员妻意映、堂嫂谦修、弟媳希娟、堂妹孟瑜以及亲友家属十余人入学。国文课程由他亲自担任，讲授中时常结合评论朝政，并介绍欧美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男女平等情况。在他的引导下，多位姑嫂都放了小脚，走出家庭，进入刚建立的福州女子师范学堂。

福州女子师范学堂。

可以想象，这个家对于革命者林觉民来说，是个温暖的处所，是紧张的革命工作之余稍可安置身心的憩息之所；而对于陈意映，1911年之前，那个欢声常在的家，更是她一生的思念和珍藏。

婚后一年，陈意映顺利诞下一子，取名伯新，生活更趋美满了。同年林觉民毕业于高等学堂。

他向父亲提出要去日本留学。

1907年，征得嗣父同意后，他踏上了赴日自费留学的轮船。

1907—1911年，留学期间，每年暑期林觉民都要回家和家人团聚。“闺房之婉变，家庭之和洽，有加于往时”。好朋友郑烈这样写：“君生有至性，不二色。”在这段时间，林觉民所写的《原爱》的文章，专论男女爱情的道理。有位朋友写信对他说：“读大著《原爱》，理义公正，才情高绝，乃知文学家自有真也！”

自日本以國威高國威起東海擊世界無敵之俄軍使之復返其故都而後世之論者咸以專制與立憲分兩國之勝負。於是我政府有鑒於此如夢初覺知二十世紀之中無復專制政體容足之陸地。乃一簡親貴出洋游歷考察政治將取列邦富強之精髓以藥我國垂危之痼疾。盛哉斯舉。其我國自立之權輿。吾人莫大之幸福歟。雖然憲政之行也必全國人民皆具有政治知識及自治能力而後能措置裕如秩序不紊非可鹵莽滅裂而強以行之也。彼英吉利者非所謂憲政之母國乎。然其人民之推翻專制要求立憲也。不知輕視時日。拋棄許頭顱而後有以寒暴君之膽。穢污吏之魄。亦足見數十條之憲章非可倖得矣。蓋專制者君主之護符而憲政則人民之甲冑也。專制之君。襲萬乘之尊。挾雷霆之威。以侵人民之自由而奪人民之權利。於是彼人民者乃不得不出而抵抗。抗用國自立此固自有歷史以來。凡國之由專制而進於立憲者所必經之現象也。雖然此現象之所以發生其在民智大開民力膨脹之時乎。若全國人民智識未開能力薄弱則其不視君主為神明而自甘於奴

社說

二〇四十五

乙巳




| 第 | 三 | 章 |



海 外 留 学

留学期间，革命、同盟会成了林觉民生命中至为重要的部分，超越自己的生命，超越温馨的家庭，超越温柔的爱情。当父亲提醒劝告他时，林觉民总是很好地把话题搪塞过去，因为他坚信所选择的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清末留日学生，刚开始时并不多。据统计，1900年以前还不到100人。但在1901年，张之洞奏请，凡未经出洋者，不得开放缺、送御史、升京官、放道员。他一句“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让留学成了时尚。到了1903年初留学生已达到900人。1903年10月，根据张之洞的提议，清廷颁布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留学生归来后的各种待遇与地位，获得外国学士文凭者，可以考虑给予进士出身，得博士学位者，可以给予翰林出身。奖励措施很快见到效果，各省纷纷派学生留学海外，特别是到东邻日本留学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潮。日本也于1904年5月专为中国留日学生量身打造了法政大学“速成科”。原六七年课业压缩为两学期，每学期6个月内完成即算毕业。课上，教授以日语口授，由中国“学长”翻译。



留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官费，一种是私费。凡是考入帝国大学、高工、高商、高师的学生都可由各省得到官费，私费留学费用也较欧美低得多。这些留学生中许多人，并不是一到日本就一头扎进某个大学进行专业研究。他们经常跑到会馆、书店、集会去听讲演，了解关于世界的新知识。他们所报的学校也多选择了政法、师范，而且多是速成班。换个角度想，也是爱国青年们为国家兴亡，只争朝夕，十年太久，最好的便是学了知识，有了革命的思想武器，半年就毕业。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至1906年，留学生增加到8000多人，而1907年则有1.5万人留日。在后来的黄花岗起义中，留学生成为起义队伍的中坚力量。这些数字中，也可以看到，来自清廷方面的新政，原意是把政权更好地巩

固下去，但事与愿违，新政没有获得多少能为清廷服务的人才，革命潮流已不可阻挡，这些留学生大多数后来都成了革命的支持力量，甚至本身就是革命者，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给民众带来的思想解放、政治文明，使这些新出国门的学子眼界大开，此外，东京学界、锦辉馆青年会演讲等各种聚会也给他们思想碰撞提供了莫大的机缘。

福建留日学生从新政开始到1911年约有400人。他们中很多都是辛亥革命的先锋人物。为启迪国人的思想、开阔国人的视野，福建留学生组织闽学会，发行《闽学会丛书》，译述西方政治思想著作，创办报纸，著书立说，散发《革命军》《警世钟》等革命书刊。他们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如北后街的方家一族、林白水与林宗素兄妹、程树德、林志钧等在拒俄运动中表现了炽热的情怀，并在斗争中得到了磨炼。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福建留学生王孝缜、林文、李恢、林宗素等率先加入。

第一节 同盟会活动

1907年，林觉民留学，最开始专习日语，第二年，因有一名官费留学生丁某蹈海身亡，故补到官费缺额，进入庆应大学攻读哲学，同时还兼习英语和德语。

庆应大学是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学，也是一所顶尖大学，与早稻田大学一起被称为“日本私学双雄”。它的创办者就是林觉

民的偶像——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它始建于1858年，原名“福泽屋”“兰学塾”，比依照现代学制成立的东京大学还早。1868年改名庆应大学，1890年成为日本政府正式认可的一所私立大学，设有文学、理财、法律3科，8年后根据学制改革的要求，陆续增设政治科、医学科。

加入同盟会

林觉民自到东京后，读到孙中山所创办的《民报》以及郑所南的《心史》等刊物、书籍，又与民主革命党人走得越来越近，其思想更趋成熟，加入同盟会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当在会旗之下朗声宣读“同盟会誓词”：立誓约人福建省福州府侯官县林觉民，当天发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他的眉眼更加凝重了。仿佛千钧万担挑起，又仿佛眼前是烈焰火海，须他穿越而过振救火中的生灵……

由于清廷内政腐败，列强虎视。留学日本东京的中国学生，经常相聚在一起议论国事，把希望寄托在革命上。

每当国内起义失败的电讯传来，这些热血青年常常就悲愤欲绝，抱头痛哭。在一次聚会上，林觉民再也忍不住了，大声说：

“中国危在旦夕，大丈夫当以死报国，哭泣有什么用？我们既然以革命者自许，就应当仗剑而起，同心协力解决根本问题。这样，危如累卵的局面或许还可以挽救。凡是有血气的人，谁能忍受亡国的惨痛！”在座的人都肃然起敬。



二陈蹈海

林觉民刚到日本那年春末，在日本附近的播摩滩岛发生了一起引起福建学生和民众极大愤慨的陈天听蹈海事件。

陈天听，字不浮，是陈自新进士公的儿子。他博览群书，熟知历史，为人尚气节、重然诺。甲午战争中听到朝廷要赔款割地议和，陈天听流涕大呼：“国家养精蓄锐，用在一日，即有不幸，亦当背城借一，奈何望风而靡！既已割地，必到干涉不已，必至瓜分；吾力不能为所欲为亦已矣，终不忍受此耻也！”当时就要拔剑自刎，幸而身边亲友及时劝止才平息。

1904年陈天听赴日本东京留学，专习法政，1907年四月毕业，准备回国，应金陵警察局之聘去就职。临行前，他在东京召集乡人宣说福建危局，悲悯时艰，思早行救正。四月十九日乘博爱丸号船归国。同船有一朝鲜人，交谈中，两人都对甲午战争后中朝两国备受日本欺凌的现状极为痛心，说到悲愤处，陈天听不禁拍案大叫。四月二十一日，船行至神户时同乡人纵谈强邻交迫事，在场的人无不义愤填膺、泪如雨下。到了此日未时（下午1点到3点间）陈天听在甲板上默然踱步，突然他大呼一声：“中国竟无人耶！”从轮船上一跃而下，蹈海自尽殉国，时年35岁。

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福建人有两起蹈海事件对新旧知识分子有很强烈的震撼。在陈天听事件之前，还有一位叫陈海鲲的。

陈海鲲出身于闽侯望族，曾中过秀才，后弃举业，纵览日本国的文章典籍，学问既进，他经世匡时的志向更加坚定。1900年，国难一天比一天迫近，他与乌山上的东文学堂的同学和

校外有志士兵，商讨建立一个“实行之术”来救国——这就是当时的“崇实讲会”。后来他看清了清廷的无能，就认定不彻底摧陷，再廓清，国家是无法立于这种世界空前巨变的时代。1903年，陈宝琛拟创办福建师范学堂，为培养以后的师资力量，送了一批学生赴日留学。陈海鲲也身列其中。临行时经过上海，林森、蔡人奇为上海福建学生会的会长与书记，他们同是“崇实讲会”会员，因此在一起连日讨论国事。林森知道陈海鲲的才学和忧虑，在临行前嘱咐他要为国珍重。启程后两天，4月25日，舟过马关，马关是1895年中日议和之地，国人经过此地常疾首痛心。陈海鲲更是如此，他对同行的一位山东周姓同学说：“中国前途万无可望，吾已百念俱灰。”周同学正想安慰，他却出其不意蹈海而死。

二陈蹈海，对于积弱之国的百姓来说，是极引悲愤的事情，对于当时需要在舆论与宣传阵线上赢来人民支持的同盟会革命党人而言，无疑更是可以大做思想宣传的文章。在福州，闽中同志为陈天听召开的追悼会设于下渡十锦祠，也极称盛况。就在这个追悼会上引出了一位名叫彭寿松的革命志士，他慷慨演说，痛哭，并当场断发去辫，誓谋国民自决，此后于1911年加入同盟会。在其后福州的辛亥年革命起义中，彭寿松成了组织队伍中的一员骨干。尽管他在福州政务院成立后的表现令人失望，但当场断发去辫，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蹈海事件”唤醒民众、凝聚民众的力量不可忽视。

在日本东京，陈天听赴海的事情同样引发了思想风暴。这次风暴同样由革命党人召开的追悼会的举行开始。陈天听赴海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林觉民代陈天听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绝命书，书



中，他引据这位诗人的诗文，如：“赤嵌水土异吾闽，况复燕云裔割新！番社租庸充旅食，义民鼙鼓动征尘。炎荒风月无名士，旧日山河感主人！此去好消离索恨，许多遗老是乡亲。”“岛郡当年百战场，忍教拱手据金汤。书生绝口谈王会，大将甘心愧国殇。南渡衣冠应不少，汉家伏腊讵能忘？凭君往谒延平庙，陈迹沧桑吊瓣香。”……文中林觉民对这位无官守责，本可无死，乃以爱国心切，遂不惜牺牲生命的革命志士生平做了阐释，认为陈天听赴海之事，其事虽愚，其志可悲，亦可壮！

陈与蔡、林月樾等人也都准备了演说稿，并与郑贞文等合作了多副挽联，开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陈天听追悼大会。

不知何地奏胡笳，落落天涯感物华。
蹈海几曾能辟帝，登楼无处不思家。
霜枯野草宜嘶马，水满荒唐不见花。
莫道九霄独昏醉，动心端的为情差。

这是同盟会福建支部长林文所作的《感怀》。

同盟会的本部设在东京，分设若干分部。福建属于第十四支部，林文为支部长。林文，福州九牧厥下林氏后代，状元林鸿年之孙，文诗俱佳，曾任同盟会会刊《民报》的经理。他与黄兴、赵声、倪映典等交好，曾与林觉民和黄兴同居在东京小石川区租屋，每因国事奔走南洋香港，孙中山也十分看重他。

革命宣传

留学期间，林觉民结识了许多革命志士，也与当时正在日本宣扬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针锋相对。他写了《驳康有为物

质救国论》和《莫那国之犯人》，翻译了一部《六国宪法论》，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声望。

因为他擅长演说，与陈与燊齐名，被人称为“陈林”。林觉民向来喜欢庄骚，常以庄骚的笔意为文，辞藻超逸，援笔成篇，同时用词用字都蕴含着一种气势。

1910年夏天，留日学生拟创一月刊杂志，鼓吹公义，名为《天声》，陈与燊与林觉民担任评论，所写的内容最多，时人称有汪精卫与严汉民之风。可惜该刊因资金等原因无法开印。转眼就是1911年了。按计划这年一开春同盟会就将举事，所以各人在举义之前将自己的积稿毁焚，这也是包括林觉民在内的福州诸位义士如陈与燊等，在日本留学期间鲜有作品文字流传的原因。

革命、同盟会成了这段时间林觉民的生命中至为重要的部分，超越自己生命，超越家庭温馨之爱，超越意映甜蜜温柔的爱情。这很快就引起嗣父的警觉，并觉得不得不提醒他。劝他不要闯出祸来。但林觉民复信说：“大人所不安者，恐儿学非所用，将有杀身之祸。今习文科主心理、伦理诸学，岂有学心理、伦理之人而得祸者？”把话题搪塞过去了。林觉民坚信所选择的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百年回首，再看此年红花初发之际的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正是一场伦理的革命：推翻一个封建的王朝，建立一个有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就是伦理、道德、人心的价值重新选择和改变。



第二节 林家铺子

把林家铺子放在这一章节，是因为林家铺子的这一辈年轻人多在这些年赴日本留学，且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辛亥革命福州有两个家族倾力参加——一个是北后街的方家，一个是南后街林家。

林尹民

南后街林家，是一大族。今天，杨桥路17号挂着这样的牌子：林觉民故居。但进入大院里，两廊上悬挂的介绍说此处也是“五四运动导火索”林长民的故居，同时还是黄花岗另一位烈士林觉民族兄弟林尹民的故居。

林尹民，与林觉民同年生。其父林孝扬，字眉叔，号乐天，以仁厚称于时。娶梁氏，生二子肇民、尹民，都曾就学于日本士官学校，都是较早倡导革命的人物。林肇民卒业归国后虽没有参加黄花岗起义，但在当年的福州于山辛亥起义中，功勋卓著。

林尹民出生后，母亲即去世，长大后对父亲和长兄肇民十分恭敬。林尹民天生神力，又爱武，曾跟武术教师习少林技法5年。他性刚烈，怒如啸，声震林樾，万众皆靡，号为“飞将”。他喜欢张飞，每遇到不平的事情，就挺身而出大喝说：“我张翼

德也！”然后就向对方奋拳殴击，挡者立踣。

林尹民还不喜欢读书，然而书又常念得全班最好，一旦考试，都是第一，所以他深得伯父林孝恂的喜欢。林孝恂在入仕之前，曾经当过儒医，学过国术，对文武双全的林尹民偏爱也在情理之中。

林尹民被伯父接到浙江上学期间，与同是黄花岗英烈之一的林文最为要好。林文此时也在浙江，慕林氏学堂之名在此附学。林文尝以武侯、靖节自况，刻了一方印章“进为诸葛退渊明”，对自己的人生期许颇高。林文比林尹民大2岁，二人性格相差甚远，林文豪迈爽侠、宁静和谨，林尹民则“殊赳赳”，人们见他俩情性各异，而交叉弥笃，都大是惊奇。然而相处不久之后，1905年，也是早年丧母的林文奉姐命赴日入成城学校，后入日本大学法科专攻国法学及国际公法等。林孝恂瞧出侄儿想要赴日留学的心思，1906年，便把林尹民也送到日本的成城学校。这一年林尹民18岁，入学后，他性格变得敛抑。23岁时，他考入第一高等学校医科，补官费。然而这并不是他的志向，他曾经感叹：“大丈夫生于此，当将铁骑五千，横行天下，效檀、王、徐、常辈，长驱逐北，收复河山耳，何能终身伏案，作博士耶？”当朋友们称赞他的字迹高古秀劲，并比拟于戚继光或者岳飞时，他声称：“是戈戈者宁足道，功业能肖二公者，方无愧耳。”

林尹民少年时，家中曾为他订婚，并屡次要为他完婚，但他却千方百计推托，私底下跟要好的亲人说：“今日非我辈授命时耶，纵有天香国色，犹当忍泪勿顾，况尚未婚，乃自觅苦恼乎。脱而不幸，将焉置此也？”



林文、林觉民及林尹民等在东京小石川区租屋同居，号为“三林”。以年龄为序，林文为大林，觉民为中林，尹民为小林。

《军国民教育读本》

林觉民与方声洞、黄兴等人参加起义前均给家人与亲友留下遗书。这固然与文人风情有关，笔者以为，与近年来新发现的《军国民教育读本》也有一定的关联性。

该读本由林白水所著，于1908年出版。读本分为“甲编”与“乙编”，书为宣示教育宗旨，专就《春秋左氏传》《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陈氏明纪》中取其有关爱国尚武之事迹编辑成书，以备陆军小学教授国文之用……“悲惨之剧最足刺激脑筋，故东西教育家尝谓教授历史惨剧于教育上能得最大之效力，而拿破仑亦言生平得力之处，在多观惨剧，故本书选辑于英雄末路、义士捐躯之事迹，史笔淋漓、能绘声色于纸上者，采之靡遗，盖亦欲借以刺激国民脑筋振作志气而起其摹仿英雄之心”。选材上，他摘录了历史上之武事足资观感者，以及有奋勇杀敌慷慨激昂者的传记。在“乙编”中，着重论述保国、保种、爱国、爱群和勤操练、为国不惜死等观念。如《国耻》：

呜呼，海南以来外侮之凭陵，非一日矣。自《江宁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和约》缔结以来，国权、国土丧失殆尽。甲午、庚子二役，偿金之数，合子息而计之殆千兆以外焉。租借商埠订期数十年，租借军港订期百年，华工之虐待、领事裁

判权之伸张、铁道敷设权之攘夺，十年以来屡起交涉。世界各国蒙耻遭辱未有如我之甚者也！夫我之所以被侮于外人者岂无故哉？国民无法律思想，则条约足以亡我矣；农工商各业若不力求改良，则每岁之漏卮足以亡我矣；政法不改革，则领事裁判权永不可撤矣；国民不自出资本以立公司，则铁道敷设权终当让与矣；庶政虽举、百弛虽张而海陆军军人无爱国之心雪耻之念，则外交失其后盾；吾国虽有俾士麦长外部而铁血不足恃，终必至于失败。然则今之欲雪国耻，非可以鲁莽从事也，盖必生聚之焉，教训之焉，日讨军实而申傲之焉，卧薪尝胆，日夜淬厉得当而发，乃有济也，此其责则属之军人矣。

在《不惜死》一则中，以人无不死，军人应担有防卫国土人民之责任相砥砺。

此外，“乙编”还是军人实用文体尤其是信件范本的“大全”，以备军人在身遇到各种情况下，可以告知亲人。如《军人家禀》中有这样的范例：

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

顷我国家因不得已之事故，与某国失和，今晨已由司令部发令到营。克日奔赴前敌，儿入营已久，今日得亲锋鏖、俾竭报国之忱实为荣幸。从此当奋勇杀敌，不至贻……

大人之羞讲……

大人勿念战情如何，后当续禀。唯望……

大人珍重起居，他日倘得凯旋，再补晨昏之奉。丹

心一片，愿矢神明。儿行矣！肃此，敬请！

万福金安

儿某某谨禀

弟妹等不及致书告别，唯望吾贤弟妹上事双亲，下敦手足之谊，勿坠孝友家声，至嘱至嘱。

《军国民教育读本》是一本实用手册。黄花岗起义的福建烈士，通文字者多留下了与林觉民一样的家书诀别。这或许是创编者在编纂前就已经料定的事：革命一定兴起，兴起必有牺牲。牺牲前如何与亲人谈自己的革命、死亡呢？这或可鼓舞革命者的斗志并可资助他们一些思路。





| 第 | 四 | 章 |



黄 花 岗 起 义

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革命的烈火并没有被扑灭。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烈士们的血没有白流。

1909年春，赵声、朱执信、倪映典等决计运动新军在广州发动起义。赵声被解除督练公所提调职务后，由倪映典独立承担运动新军的责任，在天官里寄园巷五号设立机关，专门联络新军弁目。同年10月，倪映典赴香港向同盟会南方支部负责人胡汉民等报告运动军队情况。12月再赴香港，约定于次年2月24日起义。1910年2月初，清广州警察与新军发生冲突，遂决定提前起义。2月12日，倪映典来到燕塘炮一营，击毙炮兵管带齐汝汉，后他被士兵推为司令。随之兵分三路进攻广州城，倪映典自率千余人经沙河进攻东门，遭水师提督李准突袭，壮烈牺牲。林文等极为悼恸。同时，同盟会内部被失败主义情绪笼罩。孙中山提出“愈不可为，愈为”，并在当年11月定下了翌年广州再起义的计划。1911年1月，黄兴、赵声、胡汉民在香港成立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并在当时的香港屯门青山农场策划起义，又派人到广州附近各地，联络新军、防营、会党、民军，以备响应；同时在广州设立38处秘密机关，刺探敌情，转运军火，为起义做准备。他们还电令留日学生、华侨全力以赴。黄花岗起义的枪声越来越近了。



第一节 樱花节前

回闽动员

1911年春，林文收到黄兴、赵声自香港寄来的信，得知他们正在香港筹备广州起义。留学日本东京的学生所组成的同盟会第

十四支部（即福建支部）立即开会研究，决定由林文去香港参与筹备广州起义事务，并派林觉民回福建策动响应。于是林觉民和林文同舟赴港，听取总指挥部的意见后便准备回闽开展工作。想不到黄兴一见林觉民就激动地说：“意洞来，天赞我也！运筹帷幄，何可一日无君。”在黄兴挽留下，林觉民取消了回闽计划，留在了香港，布置香港接待与策应事宜。

黄兴决定集中力量从事广州起义，争取一举夺取广州，并取消了在福州响应的计划。为了加强广州起义力量，林文、黄兴又请林觉民回闽选拔福建志士赴粤共同起义，并发动当地的革命组织积极响应。

林觉民启程，船经厦门，舍舟登陆，找到了林衡可、施明等人，传达了广州的各种情况，并约他们就在当地响应。

1911年4月，东南一隅的福州正是木棉花盛开的时节。那些日子，院子里的一方天空有着谜一样的湛蓝色，宁静至极。但走到北后街或者东街的街上，常常可以看见树杈光秃、树干粗壮的木棉树的树头，开着大朵的艳红中夹杂着金黄的蕊瓣，仿佛一片流火，让人心惊。

林觉民的突然归来，让他的嗣父林孝颖感到惊异，恰好南后街和北后街的一群“海归”年轻人也仿佛被点燃了似的，每天进进出出，热闹得很。林孝颖追问自家的孩子林觉民：“不年不节，为什么都回家？”

林觉民笑着回答说：“日本学校放了樱花节，有几位日本同学要去江浙一带游览风光，临时叫我陪去，所以来不及写信通知。”

这一次他在福州有10天时间，也就是最后在福州的10天，是给家中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10天。他白天总是忙于外出寻朋访

友，有时通宵不归。每次回来，总是醉醺醺的，倒头便睡去，即使在家也比往常显得沉默寡言，好像有一股郁郁之气横亘心头，因而特别喜欢饮酒浇愁。他的生母见他神态反常，唤他到房中闲谈，他总是推三阻四，敷衍一番就走了。每次为迟归的林觉民开门，林孝颖都感到这批年轻人似趁着这春光买一场醉，买一场青春似的仓皇。望着23岁的嗣子，林孝颖有太多疑问，却无从问起，只能藏在心头暗自掂掇。

在家里的日子，林觉民仿佛有说不尽的思虑。有时呆呆地望着妻子，欲言又止。这个郁结在当时谁也解不开，后来在读遗书时才明白，“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唯日日呼酒买醉”。临走的前一天，他在家中宴请朋友，更喝得酩酊大醉。



闽地义士，争相赴难

林觉民这次回闽，先到桥南社（仓山梅坞）同盟会福建支会机关部，找总干事林斯琛及《建言报》总编辑刘通等人，密商赴粤起义人选以及福州策应问题。然后又访问刘元栋、冯超骧、吴适等，向他们说明这次大举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刘元栋对他表示：“余所部，皆能明大义，必可用，当率以往。”

冯超骧虽也表示愿意同往，但林觉民看到他妻弱弟小，父亲重病在床，便劝他留在家中安心护理老父。想不到冯超骧竟拔剑而起曰：“吾意决矣，国事公也，家事私也；吾爱父之心，何尝不百倍于常人，顾此时当舍私从公。”其父亦从卧榻上强起



说：“儿此去，为国努力，勿以吾为念。”其妻也在边上发誓：“君此去，万一不幸，三月而后，苟无音耗，妾当投环相从于地下。”冯超骧阻止妻子的话头：“此绝不可，家中上有老病之父，下有幼小兄弟，我死罪已不可免，卿若复尔，则仰事俯育，托之谁乎？”在场的包括林觉民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吴适，后为孙中山福建秘书之一，连江秀才，连江“广福会”（后改为光复会）的“大哥”，在收到林文、林觉民的信息后，吴适当即发动所部光复会中英勇善战的同志参加，最后挑中曾守辉、黄忠炳等人。

陈更新，由日本辍学回闽后与冯超骧、严骥同学，入闽口要塞炮科学堂。毕业时名列第一，此时加入方声涛所部的桂林军事机关。当他们得到电召后当即也赴港。



同盟会福建分会部分成员合影。后排左起：林觉民、曾仲濂、刘元栋、严汉民、谢中图、黄中仑、林斯琛。前排左起：曾季友、冯超骧、陈更新、张海山、施明、蒋子尊、郑祖荫

由于林觉民善于发动群众，故自愿参加的人很多。最后福建支部召开会议，决定推刘元栋、冯超骧、刘六符、吴适、郭维亮、林友基六人，以及吴适的光复会员前往广州参加起义；另外，还决定拿下广州后，林斯琛在厦门设法阻止福建军队援粤，刘通担任福州响应。议定后，林觉民在家广宴亲友，隐示永诀之意。

关于福州选锋队员的挑选，还有一段沉郁悲壮的故事：举义时，革命党人以历次发难指挥调遣每有困难，非有义勇之士不易领导，须先有“敢死队”组织，名之曰选锋，义取“为民前锋”之意。而在黄花岗起义中，所有参加的人，无论是殉难的烈士还是生还的义士，都是以选锋的身份投入到战斗中的。这次选锋，初定500人，后因人员不足分配，增为800人。这可以理解“选锋”就是“义勇之士”。

“欲驱残腊变春容，先遣梅花作选锋。”福州仓前的梅坞当记得那一幕：

福建同盟会同志主动请缨者先集中福州。因赴难名额有限，党人争先恐后，各不相让，最后采取选拔之法，拈阄定之。就是制作纸条，上有写“选锋”二字和空白的，各囊小纸团，集合在南台岛藤山北端峰顶的天安寺山门首殿，将纸团散置于弥勒佛之大肚皮脐部凹处，各人亲自依次拈阄，再公开，以决定去留。此为伟壮冒险之举，易水风寒，义无反顾，众人都神态自若。时有“弥勒腹拔死阄”之说。

在这个春天之前，女英雄方君瑛和曾醒姑嫂先行奉命带着密件往来桂林香港，联系方声涛的桂林军事机关人员。其弟方声洞被众位同志劝说留在日本以存方家一条血脉，并主持十四支部，但最终劝说无效，方声洞也去了广州。



方声洞在二月初旬时听到第一批军火运送回国，担心途中出岔子，使革命受到影响，便决定亲自护送第四批军火。通常运件是由东京车站托运到横滨上船，这次交运的装军火的箱子，因为箱小量重，已引起了车站管理员的疑心。到横滨车站时，车站管理员也起疑，等他前来提货时，便被质问箱子内装何物，并要验证无讹才许提去。这时显示出了方声洞的机智，他托辞是朋友寄带，本人已先期回国，钥匙带走了，无法打开。最后费了许多周折终于把箱子提出，并安全护运到了香港。

方声洞在香港摆花街的实行部协助千叶医专的同学喻培伦制造炸弹，并进入广州城内伪设药房，假作运送药品，并托亲戚周献琛（广九铁路局总稽核）向广东水师工业学堂总办魏瀚借船，打算利用该校的雷龙双管鱼雷艇运送密件，这样便可免查验。但因风声太紧，魏瀚没有答应。因此炸药器械只得由大家各自分运进广东。方声洞还先行做过侦察工作：他的业师高梦旦恰好此时应两广总督张鸣岐的电召来到广东，留在督署内。方声洞两次前往探访，并询及张督的起居行止。高梦旦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学生是来广东举义的，就告诉他，张鸣岐经常在客室对面的签押房内阅览文件或会见亲友。举义那天张鸣岐正好在署内另一处开会，不在签押房，所以党人遍觅不见。虽然事败，但于此也可以看出方声洞的机智。

转眼到了月末，动身回校的时间到了。学子们这次坚决不让家里人送行。4月17日，众留日学生等20余位青年，从台江分搭两艘夹板船赴马尾改乘轮船。

为了避免目标过大，机关部决定分两批赴粤。第一批20余人来到江岸。他们中就有林觉民与方君瑛。一艘大货轮泊在福州马尾港。这不是客轮，别离的岸口送行者很少。这队披麻戴孝的

人沿途撒着纸钱，到了岸边，他们帮着抬棺材上了货轮后，有的便下了船，有的乘坐另一条船。上了船的是一位脸色蜡黄、眼睑红肿的“孀妇”。巡检过来时，年轻“孀妇”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似乎紧接着就要哭诉丈夫短命的悲惨遭遇。巡检赶紧走开了。两天前，这位“死者”的“兄嫂”已经向他叙述过一次了。

原来，林觉民、林斯琛和刘通携带部分弹药同乘一船，到马尾登轮后，刘通即返福州准备响应起义。林斯琛则去厦门组织力量，准备截击福州赴粤支援的清军后再赴粤。在马尾港，他们将百枚炸弹装进棺木，由方君瑛装扮成死了丈夫的“孀妇”，扶棺上船。曾醒、陈更新、方君瑛连同棺木里的炸弹一条船；陈更新、曾醒临时扮作君瑛的大哥大嫂，护送棺木去香港；林觉民、陈与燊两人乘坐一条船，作为“孀妇”娘家兄弟在后面观察和护卫。众人协助将棺木抬上码头和货轮，由闽江顺流而下……

在轮船上，林觉民与刘元栋、冯超骧、刘六符、黄以通、林友基、郭维亮等人又聚集在一起。轮船朝着茫茫大海前进，波涛如怒如怨，挑起了志士们的离家情绪。不知从哪里传来一个消息说冯超骧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在快咽气时，还大呼儿子的名字。冯一听大叫一声昏迷过去，同行人的思想也起了很大的波动，跟着号啕痛哭。林觉民见状立即列举古今许多爱国志士毁家纾难的故事来安定大家情绪。这时，冯亦苏醒过来说：“我父死，我不能独生，此去事成，吾必自刎以谢吾父也！”一个混乱场面，在林觉民劝慰下总算安定下来。

同盟会在香港设立了起事的统筹部。轮船到达香港时，珠江上的巡检也不多检查，棺材便径直被抬上岸，运往了同盟会在香港摆花街设立的统筹部。为了能将军火顺利地由香港再运送到广州，统筹部事先成立了一家头发公司，在广州也成立了两家分公



司，他们把枪支弹药都藏在头发包里发送。

一切准备就绪，就差吴适率领的连江光复会同志前来会齐。

为了便于在广州开展工作，统筹部派员到广州设立了机关，但广州是省会，租屋必须担保，还必须有眷属者方可迁入。于是革命志士们又在育贤坊海旁西街开设了两间米铺，作为租屋担保的商店之用，并用米袋面粉包等作藏械运械之物品。至于眷属，由于男同志中有姐妹妻女者很少，只好由女同志扮演。当时在广州城厢内外，共设有机关38处，为了运械的便利，他们还举行假婚礼，于是机关里高照的红烛与墙上的大红喜字交相辉映。在鞭炮声中，众多的嫁妆被抬进了机关，只不过一个个大箱笼内装着的并非缎衣锦被，而是长短枪械、子弹炸药罢了。林觉民和林文、陈可钧、陈更新、冯超骧等人于农历三月二十五日（公历4月23日）先入广州，下半夜，这些年轻人将棺材里的弹药运到了广州小东营5号——这是统筹部的一个点，也是同盟会十四支部在广州的机关点，这里离总督衙门不过500米。

第二节 滨江楼灯下的诀别书

24日晚，听说林尹民和郑烈已经从日本到香港，林觉民又邀陈更新同赴香港，为林、郑两人作向导。这天晚上陈与燊、郑烈、林尹民等同宿在滨江楼，夜半时林觉民与陈更新才来与他们会合。因大都连日车马劳顿，交谈后郑烈、陈更新等都已疲倦，很快便睡去。而林觉民却无法入眠，冯超骧别父别妻的场面一直在他眼前浮现。冯超骧妻子所说的“你死了我也殉死”也一直萦

回在耳际。丈夫死了，做妻子的殉死或哀伤而死，这种现象在他的祖辈与同辈们中并不鲜见。

此刻，把身心寄在革命之上的林觉民，有一处深深的伤痛不能想、不能说。可是他又有千言万语想说。当他面对她，面对自己心底里的这块绿意青葱的爱时，他觉得发紧、发痛。他想起后街之屋了，那里有他生命至爱的人，有可以让他付出生命保护的人。为什么只有一条命？为了革命，他只能伤害她。

他清楚自己那个甚至有点怯弱的妻子，失去他之后，她的家族与他的家族，虽然在物质上或可勉力供她活下去，但没了精神支持，留下她在世间如何终老？或许她撑不了多久……

他在别离自己的亲人时，因为他们还蒙在鼓里，所以生离死别，唯有他心里自知。现在很难想象，如果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突然间失去一位儿子、一位丈夫，又没有片语只言的解释和安慰，老父与爱妻将作何想？往事与未来事交迭地在脑中盘旋，他睡不着，起身，挑灯。

要让亲人知道他不是不珍惜他们的爱，而是他要成全心中更大的爱。

想到这，林觉民遂拿起了笔，他要与嗣父和妻子诀别，直到天快亮才停笔。

这一夜，滨江楼的灯光成为永恒。

拂晓，林觉民将绝笔书托付友人：“我死，幸为转达。”

两封信分别是《禀父书》和《与妻书》。

二十六日（4月24日），林觉民和林尹民、郑烈重入广州城。在船上，林觉民的舱位和郑烈相连，他轻声对郑说：

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同胞。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为救国唯一之手段，不可一日缓，特畏首



畏尾，未能断绝家庭情爱耳。今试以余论，家非有龙钟老父、庶母、幼弟、少妇、稚儿者耶？顾肯从容就死，心之摧割，肠之寸断，木石有知，亦当为我坠泪，况人耶？推之诸君家族情况，莫不类此，甚且身死，而父母兄弟妻子，不免冻馁者亦有之。故谓吾辈死，而同胞尚不醒者，吾决不信也。嗟呼！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克复神州，重兴祖国，则吾辈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宁有憾哉！宁有憾哉！

郑烈作为生还者，记录诸位烈士生前的言行，均饱含深情，虽然也有辛亥的其他同志认为他笔底下难免夸张、渲染，但至今读来，还是可以见得幸存者对同志的一片痛心与愧疚。

林觉民得知三月二十八日还有福建革命党人到来，需要迎导，又于二十七日晚赶到香港，直至二十九日晨，才和陈与燊、陈更新等率领全部福建志士起程入广州，和林文在城内会合。

第三节 广州东辕门

起义前的准备

据黄花岗生还闽籍义士吴适及林家泮的《黄花岗纪事》：

4月8日，在广州总机关部举行的发难会议上，议决发难分十路进攻：

黄兴，率南洋及闽省同志百人攻两广总督署；

赵声，率苏皖同志百人攻水师行台；

徐维扬、莫纪彭率北江同志百人攻督练公所；

陈炯明、胡毅率民军及东江同志百人，防截旗界，
及占领归德门、大北门两城楼；

黄侠毅、梁起率东莞同志百人攻巡警道和广州中协
署，兼守大南门；

姚雨平率所部百人，占领飞来庙、小北门，延燕塘
新军入城；

……

赵声被推举为总司令，黄兴副之。当时谭人凤提议应先炸毙水师提督李准，但黄兴认为，计划已定，不可再提异议而作罢。

然而，计划在实行中步步受挫。先是当日（4月8日）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吴镜运炸弹的事被泄密；再是周来苏由日本带来的军械因在检查行李时忽然害怕而将军械尽投海中；再是购运军械难，并且南洋募款亦早露风声，清吏加紧戒严，日夜巡查，道路关卡以至可疑住宅，皆所不免。据水师提督李准的“年谱”记载，4月25日，李准曾向张鸣岐等“加言党人用种种诡计私运军火、炸弹、手枪入城，分藏各处机关”，张鸣岐将信将疑。但李准还是做了各种准备，包括用无线电飞调部队二营星夜回省。以三哨分别加强助守观音山、龙王庙、天子码头等处，并且下发搜查户口命令，在司后街及水母湾等处破获多处党人的机关。

在敌人已有所防范的情况下，4月25日，陈炯明等先建议缓期，黄兴不得已下令除负责基干外，其余选锋300人全部撤回港九。



26日，陈炯明等又恃新调的巡防军内多有同志可做内应。

林文和喻培伦往见黄兴，特陈利害：“花了海外华侨这么多钱，南洋、日本、内地同志不远千里而来，于今中途缓期，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成一骗局？巡警搜户口搜出人枪怎么办？……革命总是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即使失败，也可以我们的牺牲做宣传，振奋人心。现在形势紧急，有进无退，万无缓期之理！”黄兴素重二君，听了这话也十分激动，遂定于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发难。

当晚又电港催各同志来。但港轮的夜班已开，次日早上只有一艘，收到香港请缓的电报后，陈炯明一边要求改期，一边告诉胡毅改期（这时改期还未定）。胡遂阻止所部入城。

这时谭人凤由香港来到广州，请求延缓一天。黄兴听了他的话，禁不住顿足：“老先生不要乱我军心。”谭知无可推延，亦整装加入。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四点，黄兴集众慷慨动员，即给大饼一块、毛巾一条及手枪炸弹。然后黄兴又因各路同志未能按计划进行，敌情有变，一时未能集中同志，就将原定的十路改为四路。第一路由黄兴率队攻督署，分两支，一是林文率队攻督署的卫队；二是何克夫率队攻正门。而“福州十杰”全部分配在第一路。

其他三路，分别由姚雨平率攻小北门；陈炯明率攻巡警教练所；胡毅以20人守大南门。

广州起义

五时半，起义开始。

在这一场子弹横飞的战斗中，这支“先锋队”（敢死队）

有一百六七十人，由黄兴、林文引导，手执号筒，由莲塘街冲到督署，引众同志臂缠白布，随黄兴攻入总督衙门，但发现总督张鸣岐及其手下人员已经逃遁后，便迅速退出，却是因清吏早已有备，“免放火材料亦不可得”。

从督署出来转攻军械局。军械局在一巷内。当他们出东辕门来到巷内时，与赶来镇压的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狭路相逢，双方激战。林文试图招降：“同胞，同胞！”“我辈皆汉人，当同心戮力不用打！”言未毕，林文已中弹身亡。林尹民、冯超骧、刘元栋随之相继中弹。刘元栋气尚未绝，众同志欲负他离开战场，元栋挥手说：“你们前进，不必顾着我了。”众人退守督署。林尹民攻督府时杀敌十余人，身被数十创，鲜血遍体，最后流弹打中脑袋而亡。林觉民怒目奋击，在激烈巷战中，被一颗流弹击中腰部，他忍痛倒地又起，怒目还击，又数处负伤，满身是血，力竭被俘。力尽被捕的还有陈与燊（弹中左目，身被数创）、陈可钧、刘六符、陈更新等。黄兴亦受伤，断右手两指，但仍忍痛指挥，和方声洞等10人杀出大南门（在这儿本来应有策应的胡毅等），走到双门底时，遇到防营一队迎面走来。走在前面的方声洞举枪相向将防营的领队哨官温带雄打死——温带雄的队伍本是革命军的内应，却因臂上不缠白毛巾而致误杀。

力战一昼夜后，因无援军，这一役，东辕门成了“福州十杰”的断头之乡，虽然被俘的几个不是直接丧命于此，而是在“天字一号码头”。

黄兴在攻督署败退后，诸路虽间有发动，亦均告失败。

据李准的“年谱”中所载，此日下午三点，作为水师提督的他，早早布置了新军右营入住于水师行台祖屋对面新搭建的太平铺，并令各兵架枪休息。张鸣岐在督署里则无此幸运。革命党攻



入督署时，他从楼上的窗口垂系而下，得一位部员援救，部员让他穿上一身黑洋假短夹小袄，戴蓝色墨镜乔装逃出大门。

第四节 水师提督署受审

把林觉民与戊戌变法时的林旭比较，或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它们既有某种纵向的传承，又有冒死犯身进取的同类性质。一样死于23岁，一样死于理想。

如果说有不同，就是林觉民并非像林旭遇到皇帝而产生“明主”知遇之恩，他的侠肝义胆不是为了特定的某个人，而是为了天下人。我们可以从那一幕审讯中看到这种差别。

4月27日晚，被捕的林觉民就在水师提督衙门受审。

审讯开始。水师提署委员劈头便问：尔为孙文党羽耶？

林觉民大怒，厉声叱说：“我乃堂堂一男子，难道像你们一样甘愿阿附谁谁个人吗？孙某虽是党魁，但这不是固定的，几年就会有一次改选，他如果称职，我们仍会举他为首，不称职就罢黜他，拥护或罢黜，是由大众决定，并不是永生永世尊戴不更不换的！你们总是一言革命党便说是孙党，这是大诬极谬的蠢话。”停了一会又说，“吾之起义，是为了行践我自己的志向，为什么把我看成个人党羽呢，我这次是和黄兴、林文等人一起举义的，孙某不曾参与其事。”

以前读到、听到、看到的各种介绍林觉民的文章里缺少这一段对白。唯其这一段慷慨陈词的辩白，才是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的最无私的体现。没有阿附谁的奴性，而是来自心底需要的解

救他人的愿望的实践，是他对民主的追求。

其实，在4月29日之前，不论是共和党还是独立党，还是学生会或同盟会里，林觉民都没有一个真正响亮的地位，而他的身影却不停地穿梭其间，到这时，才听得到他的志向。共和，民主，民权，这些名词已经变成行动。

也许林觉民和那些烈士以及未死的战士，用1919年《湘江评论》上，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的话是：“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

林觉民本来会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可是在场的审讯人员多数是广东人，听不懂普通话，但当时广东官员中不少人会讲英语，故林觉民就改用英语与他们对答。水师提督李准听他侃侃而谈，不一会就决定亲自审讯，他见林觉民纵谈世界形势和为什么要参加革命的道理，知道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于是下令去掉镣铐，给以座位，拿出笔墨纸张，让他自己书供。

林觉民执笔急挥，写了数千言的“自供状”。写到动情处，以手捶胸，感到无限悲痛。写满一纸，李准立即呈送张鸣岐阅读。将要写第二纸时，林觉民停笔似欲吐痰，因不习惯吐地上而寻觅痰盂时，李准亲捧痰盂到他面前。写完以后，他又在堂上演说，说到政治腐败、狼犬满街、百姓过着非人生活时，即咬牙切齿、捶胸顿足。他还奉劝李准辈要洗心革面、革除暴政，建立共和政体，只要国家能富强，人民能安乐，自己死也瞑目。

审讯结束时，张鸣岐对身旁的幕友私语说：“惜哉！这人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如雪，真奇男子也。”幕友说：“这样



的人才，正是国家的精华，大帅可要成全他呀！”张鸣岐立即板起脸说：“好人才留给革命党，为虎添翼，那还了得？”林觉民被关押数日，滴水未进，备受酷刑，体无完肤，后判处死刑。阴历四月初一，弃市于天字码头。其时面不改色，俯仰自若。陈与燊、陈可钧、陈更新等一般神色。围观者窃窃私语：“个儿郎美如玉，肠如铁，奇男子也！”无不为之垂泪……

这次起义牺牲的人数不可考稽，总督张鸣岐下令曝尸十天。未死的党人、画家、记者潘达微通过商会请愿说曝尸会阻碍交通并有引发传染病的危险，于是允许收敛，殓收得遗体72具，始从葬于咨议局空地，分成十数堆。潘达微又商诸广仁堂另行择地为之安葬。多方奔走，择定广仁堂捐献的红花岗一地。位于沙河马路旁，后改称“黄花岗”。1911年农历四月初四，诸位烈士被安葬于此。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是革命的烈火并没有被扑灭。同时它也说明了，革命宣传不能单用文字，行动宣传最有力。在福建的更小一代的学生中，他们中许多人都与这些烈士有戚属之谊，一传十传百千，他们的心灵上也倾向于革命，种上了革命的种子。

在福建是这样，在全中国也是这样。黄花岗起义缩短了以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为目标的革命斗争的时间。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可以告慰烈士，他们的愿望实现了。

家吾表請君也奈何而死謂其不知所以不欲其死也

吾必居何印此言自一念使吾身杜就死也身自過所以

屬此通也膠序隨術旅夫社心决一意我豈能認日馬主

信云仁者老吾老以為老人之老幼多幼以為人之功吾充矣

此以福先所以死不福所以也但能善此心於德之神位其亦以

其曰才之神利為主一人謀永福也以其德切悲

日德者四五年前某夕吾嘗法曰其其先死也上其年

經吾能解惟不謂之其為是而示無碍相答意之夫善

吾先死而苦其死亦不忍故多請問先死其情悲也

吾莫之不能忘所以也迴憶后術念不門穿所迫為身也

吾與同濟福其初得三四个月適冬之日吾身家外

其與並肩携手低一切何可不信何情不許存身思之

之迷富居歸也但臣者我中身亦有運行必失其要換隨

家印欲委任以此行以之語以及其何相執事不意能福

故恍呼洒哭既手差大前時念心之悲蓋不勝以才心

以之曰乎嗚也西天豈可死或成或死亦以死汗官行吏居死以

以死計時時惜其恨也身死而後其生也身死而後其生也

成身而肯化不從問其未幾矣元宿統統重園則其死為其也亦何

之種種不訪者不其計其情也其生者其死也其生者其死也

本者在德發已之其心成其具其善德之位其死也其生也其死也

春到其死後有二三同在也其幸其幸其幸其幸其幸其幸其幸

不問其相和也至平之不信古也至則以冲其真百令人又云心電我

有不心之立保悲

生耳中亦不其心其志遠以是也之是處代死之文張以口為

其其身也其死也其生也其死也其生也其死也其生也其死也

| 第 | 五 | 章 |



英雄之后

百年中国出现过无数英烈，谋天下永福的林觉民即是其一。他把“信念”这样一个独具核心价值与意义的命题写在情书里，天心月圆，却让天下人分享。

第一节 走不出的陈意映

林觉民

铁血柔情的黄花岗烈士

广州起义失败后，林觉民的岳父陈元凯正在广州供职，他急忙派人连夜赶回福州报信。所以在官府行文到福州前，林觉民的双亲、妻子、弟妹等一家7口，便急急忙忙从南后街老屋秘密迁到光禄坊早题巷一座两间排的双层小屋居住。此处是只有一两户人家居住的秃巷，巷子极窄小，只容二人并肩，居所单门独户，关起门来便与外界隔绝，所以外间很少人知道他们潜隐在这里。这里还是林觉民嗣母黄氏的祖宗黄任故居的一角。

有一天晚上，不知何人从门缝塞进一包东西，翌晨，家人才发现是林觉民的两封遗书。睹物伤心，举家哀痛欲绝，但又不敢公开举丧，只在楼上窗口对天招魂。陈意映悲伤过度，提前产下遗腹子仲新（农历四月二十一日产子，距林觉民牺牲不及一个月）。

林觉民所说“死者……定能感动同胞”的预言，很快实现了。不到半年，武昌首义，各地响应，福建亦于农历九月十九日（公历11月9日）在福州于山打响了第一炮。福州第一面飘在空中的“十八星旗帜”便是由陈意映和刘元栋夫人、冯超骧夫人于起义前夕赶制出来的。

人人都知道林觉民爱陈意映，然而，也正是这深深的爱，使得陈意映在林觉民牺牲后整日以泪洗面。最终生下孩子不过几年，她也悲伤而逝，甚至连去世的具体时间也无人知晓。“爱是把命运和自由捆绑在一起的死结”——在林旭和沈鹊应、林觉民



与陈意映的婚姻中，让人强烈感到命运的无常和无情。

陈意映，她的一生，从三坊七巷的南口的大光里开始，也在大光里的早题巷结束。最华美的时光在三坊七巷南街靠近杨桥巷的“林家铺子”的双栖楼。既无力相从追随丈夫革命，也无力阻止丈夫的革命决心。

从大光里到南后街，又回到大光里的早题巷，她短暂的一生，所有的文字中，似乎她所有的步履都在三坊七巷。

1911年的春天，当林觉民在双栖楼的窗前抚着陈意映的双肩时，她记得他的欲言又止的神情。梅花已经掉尽了，而黄花槐依着墙头正开得耀眼。他的手触摸了一下她高高隆起的腹部，她分明听到他喉头的一声哽噎。然后，他若无其事地又出门了，回来时分明是买醉过后的脸。

林觉民之死，成了陈意映此后余生再也走不出的悲痛。

她只留下两个镜头，全家福以及一张个人照。照片里全然没有悲欢，有的只是沉默、沉静。谁读得到这份沉默背后的忧伤？

但是，她的名字成为一封情书、一封呈现在教科书上并让万千人反复诵读的名字：意映卿卿。

第二节 《与妻书》与《禀父书》

《与妻书》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辞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吾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忍。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模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一恸！

辛未三月念六夜四鼓，意洞手书。

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

书中尽见缠绵恩爱，又见志向怀报。

这两封书信的复制件现在展示于杨桥路17号内，《与妻书》放大成20多平方米的光电作品，特别是昏黄的灯光打在“信”上，产生滨江楼那晚的“特效”。

《与妻书》则选择了日常的、带着体味的一方手帕作载体，



《与妻书》



字体异样地平静，甚至不乏王羲之《兰亭集序》的余韵：

“意映卿卿如晤”，“意映”是特别熟稔、亲昵、连贯的，是平时闭了眼也能写得了的亲切，刚开始的字迹如许平静工整，这真的有“抱定必死的决心”才有的淡定。“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阴间一鬼”——是这样心境写离别生死信，他在强烈的悲愤情绪中，仍努力控制自己，线条平铺，仿佛在积蓄力量，要把信中所要说的事与情娓娓道来。所以前几行，他虽然数次想停笔，但每个字的勾画都是清晰的，包括“为天下人谋永福也”，几字更显坦荡明亮。

第9行开始作回忆语，回忆两人对话“谁先死”的问题，以及“入门穿廊”“又三四折”的后街之屋里的“双栖楼”，以及与妻在冬望日前后恩情种种，笔底墨行处，婉转流利，深情款款不逊于其文。“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一行，笔下忘情，每个字比前面的都大起来，让这行的空间宽大起来，似乎让情感再度有个流动转圜的场所。

一直到这里，涂改处甚少。“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一句，“悲”字，给人以摧心之痛；“诚”字写得稳重凝练，有忧伤，有温暖，还有在回忆中的沉溺。

第18行，“第以今日事势”起，回忆破灭，语速一变，字速也一变。“可死者”种种，情感的把握渐脱离了最初的淡定，感觉比思考快了，下笔便恣意、仓促、快速了，字速渐渐加快，考虑到方帕的宽长容量，与要表白的情感还有千言万语，饱涨得要裂开的感情只好在笔墨里收缩，楷而行草交错。

文中因有涂改数处，一般是断定保留书写者最初的自然状态的墨渍笔痕，也因此被认为是原创者不经修饰的即兴创作。全

文中，飞白牵丝少见，“当哭相和也”之中的“哭”，以及“啼泣之余”，隐约出现。“故惟日日呼酒买醉”的“醉”以及“一恸”的“恸”，二字因字大，速度快，在全文中比较抢眼。

林觉民当遇知音时，则“雅谑间作，涉口成趣，一屋倾倒”，可见是开朗有趣之人，生平好游山水，“幽踪胜迹，历访无遗”——这是豁达而有诗人情趣的。他曾是福建《建言日报》主笔。像他这种气质和修养的人，文章或许是他另一种层面的寄托。惆怅为文，悲伤下笔，是用这种隐晦的方式向亲人流露内心的思绪。惆怅或忧伤，并不总是灰暗与消极，也不会是豪迈和昂扬的对立面。在《与妻书》中，它们反而使豪迈更为深沉，也因此，使一个立体而丰富的林觉民呈现于历史烟云中。这封信不论是文本上，还是每一笔书写，都充满了惆怅，如古人评书所云：“深情绵渺，寄托深远。”如果不读文字，光是当作书法作品，特别是前半部分，风格出奇的宁静与平和。

这封信的承载物——方帕一定是事先想好的，用自己最常用的、贴身常相随的手帕。这手帕有着私密的意义、私密的情感，或许还有着私密的“体味”——也许，那天聊到“谁先死”的话题，这方帕替意映擦过泪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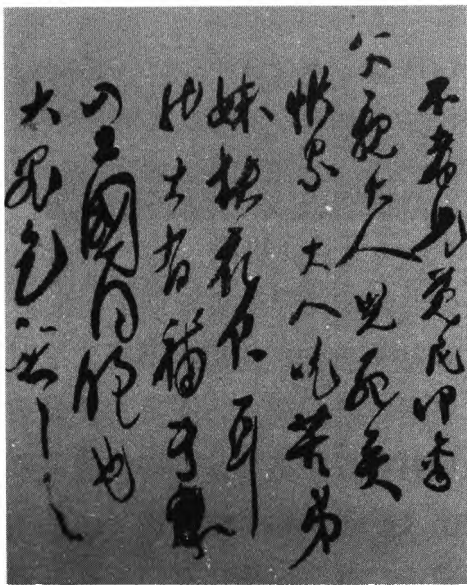
《与妻书》的书写是典型的文人笔迹，内容也有着革命家情怀下文人式的缠绵。苏雪林认为林觉民的文学深受翻译家、文学家林纾的影响。“一篇《与妻书》，自上世纪初以迄于今，又曾经让多少热血青年，遥望黄花岗而‘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此文让她“一见钟情，莫名感动”。至于那一方手帕，虽何其轻柔，但一经承载这些光辉照人的句子，便变得可以立成一座丰碑，立成一座塔，钉子般嵌入人们的心灵。



《禀父书》

《禀父书》写在英文作业纸上，文曰：

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禀父书》

寥寥41字。从书法角度看其落笔处，情感饱满浓烈，纸窄恨长，分为七行，前数行写得慷慨激昂，第七行“大罪乞恕之”则悲情毕现、余音缭绕，仿佛情绪的悲愤纠结变成呼喊父亲的尖锐的、哭的、婴儿般的高音。“之”字柔若婴孩，像一缕飞起的烟尘，让人感觉作者的灵魂随着这个字而去，乞在父亲的膝下，请求谅解——这里林觉民的书写似乎

回到了赤子状态、襁褓状态。

《禀父书》有着决绝的艺术家之风。以草入行，疾风一样，笔的纵意，墨的淋漓，有米南宫的披纷和想大哭的冲动。但《与妻书》《禀父书》存留下来更主要是作为文学作品而非书法作品，从这个层面看，《与妻书》更多的是温存的解释，而维系家庭此后命运、生计的父亲，才是让他可以也愿意放声哭的对象。

也许是因为时局未定或其他原因，《与妻书》一直留在林觉



林觉民之子林仲新捐献《与妻书》证书

民嗣父手中，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他把遗书寄交给时任民国政府建设部部长的林森。林森也是福州人，正负责建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他非常敬仰林觉民的精神，当即将遗书摹印广布，并作《林觉民烈士禀父书及致妻诀别书墨迹跋》，阐述了“摹印广布”此遗书的缘由：信中“慷慨凄怆，至情至性，仁人与孝子相成，儿女与英雄并见”。

嗟呼！谁无父母兄弟妻子，烈士以爱天下人之故，牺牲其一身与其父母兄弟妻子之爱，融小我于大我，扩小爱为大爱，惟烈士能用爱，亦惟烈士能用情矣。又按两书皆作于三月廿六日夜，距三月廿九日之役，仅三日耳。非其见义之明、赴义之勇，与素养之纯，安能临大事从容不迫如是耶。

后来《与妻书》和《禀父书》由林仲新保存，于1959年捐献。现存福建省博物馆。

第三节 悼英雄

2014年，有人从藏于福建省图书馆资料室残存的《林孝颖文存》中发现了这位父亲在嗣子牺牲10个多月后，曾在《共和》报上发表过一则追悼会启事，告知1912年2月11日在宝塔寺为“亡儿觉民”发丧。

同一天，福州也召开了一场盛大的追悼会，追悼会上，林月樾录《东京梦见意洞》旧稿作挽诗，前两联是：

晚风吹梦作秋凉，浴血何来痛国殇。
肯为艰难双束手，不胜哀怨九回肠。

林孝颖认为此诗亲切有味，当即次韵酬和道：

赵佗台迥北风凉，藁葬荒丘半幼殇。
一死自酬他志愿，初闻直碎我心肠。
黄花吊客倾铅泪，白发衰翁对影堂。
东海明年樱再发，君行应念旧同裳。

除了和诗之外，这位为革命牺牲了儿子的老诗人，亲写《挽子》一联：

汤武非圣人，千古相传谬论；
彭殇同一视，而翁何爱残年。

字里行间，老人对晚年丧子无限伤感，但对林觉民的革命志愿又作了肯定。



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曾到福州，接见各团体代表，并在明伦堂接见了陈更新的夫人王碧，知道她家境困难便给予她500银圆。陈意映则婉拒了这份补助。在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记录的一则短故事里则透露了孙中山先生来榕，林孝颖或在家宴请过孙中山先生，而孙中山先生喜欢吃林觉民烈士夫人陈意映煮的猪血汤。林孝颖是烈士的父亲，革命胜利后参加各种庆典，到处受人尊敬，民国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黄展云还任命林孝颖为福建省图书馆馆长。而陈意映却终因抑郁成癆，两年后就与世长辞了。



黄兴为林觉民所作挽联

亲身参与黄花岗起义的主帅黄兴，在战斗中，右手被打断两指，足部也受了伤，当他从死亡线上逃出来，遇见三月二十九日夜从香港带200多志士赶来赴难的赵声时，一切都已不可挽回了。一代雄才赵声不到三星期便悲愤呕血而死。

黄兴、胡汉民事后在对海外报告中说：“闽同志死者，多毕业高等专门学校，年少才美，伤心俱烬。”甚至黄兴悲观地认为，五年之内，再也发动不了这样的起义。报告中还说：“此次死者多英才，其价值愈高，亦足动国民之观感。”

民国元年（1912年）5月15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在南京举行的黄花岗之役一周年纪念会上，黄兴仍悲恸不已，他引用了林觉民从香港到广州船上对郑烈所说的“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为救国唯一之手段，特畏首畏尾，未能断绝家庭情爱耳。今试以余论……”



七十二烈士虽死，其价值亦无量矣。且烈士之死义，其主义更有足钦者，则以纯粹的义务心，牺牲生命，而无一毫的权利思想存于胸中。其中如林觉民先生，科学程度极其高深，当未发动之先，即寄绝命书与其夫人，又告同人：“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死事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其眼光之远大，就义之从容，有如此者！又喻君培伦最富于爱国思想，……至方声洞，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身中数弹，犹以手枪毙多人。他如蹇鸿书、李君荣诸君，虽系工人，然皆抛弃数百元之月俸，从事于革命事业，捐躯殉国，犹足钦佩。总之，此次死义诸烈士，皆吾党之翘楚，民国之栋梁。

对他们“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予以极高的评价。



黄花岗起义“福建十杰”

谭人凤说：

是役也，死者七十二人，无一怯懦士。事虽未成，而其激扬慷慨之义声、惊天动地之壮举，固已碎裂官僚之胆，震醒国民之魂。

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孙中山先生凭吊：

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

1917年，国民党人林森为修建黄花岗陵园撰写了一副挽联：

拼一死，求众生，遗恨在重泉，碧草当春犹怒发；
创共和，推专制，丰功镌华表，黄花无恙许长开。

1918年，方声涛、方君瑛等到广东又提议募修故墓，规模初具，并成立革命审查委员会，由当日参加起义的未死之党人组成，以郑重其事。1923年秋九月，由林森等向华侨募款以助其成，建纪功坊、碑石、墓亭等，并扩大墓址，又作文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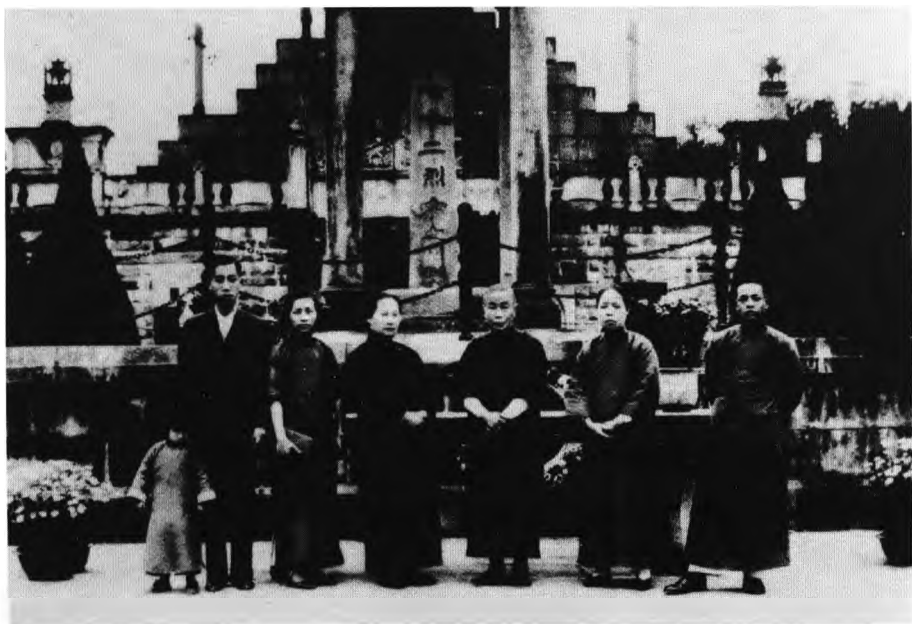


第四节 英雄有后

在福建省档案馆浩如烟海的民国档案资料中，有关黄花岗闽籍烈士的珍贵史料正被陆续发现。其中有多卷有关黄花岗闽籍烈士遗族优抚的档案。然而据郑丽生《黄花岗史事摭闻》中透露：“参加黄花岗起义的革命同志，殉难者称烈士，生还者称义士。福建籍的生还义士究竟有多少，现在看不到正式名单。这些义士，当时赴汤蹈火抱必死的决心，对推翻帝制创立共和的伟大

贡献，和殉难烈士是同样值得尊崇的。民国建立后，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对烈士家属和义士本人，都分别定期定额发给抚恤金，由省民政厅经办、财政厅拨款。凡是生还义士，当时必定可得到抚恤金，而得到抚恤金的人，不完全是真正的生还义士。据说辛亥革命时有些与同盟会有某些关系，或直接间接参加光复福建战役的人，因为生活困难，混充“义士”冒领抚恤金。知情的人以其多少总与革命党有些渊源，碍于面子不加否认。”文中郑丽生举了例子，并指出这些不是个例、孤例。

民国建立后，黄花岗烈士家属按月领政府抚恤金，由国库开支。福建黄花岗烈士子女还得到每年3000元的学费补助。有的烈士生前未婚，身后由侄子、侄女或堂侄等族人子女过继为嗣，均享受学费补助，由执事陈更新烈士夫人王碧领发。据《福建省黄花岗烈士遗族学费调查表》显示，“福建十杰”烈士遗族（有子



刘元栋、陈更新、林觉民等烈士亲属祭悼黄花岗起义烈士

女或嗣子女者），均得到学费补助，其中不少读至大中专学校毕业，如陈更新烈士之子陈永健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科、陈永康毕业于暨南大学。林觉民烈士的遗腹子林仲新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嗣女林暖苏毕业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

1913年，林觉民的长子伯新（依新）患病夭亡。次子仲新，1930年入读上海光华大学，在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时期，担任过国民党基层官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漳州市粮食局任副局长。

林仲新娶过两任妻子，第二任妻子刘文业，是福建著名的民族工业大家族“电光刘”的后人。大儿子林天立“很有出息”，在北京航天材料研究所工作。还有两个女儿林兰和林婷。林婷随父一直在漳州生活，继承的也是母亲早年在漳州市一家银行的工



2011年4月27日，三坊七巷志愿者在林觉民半身像前诵读《与妻书》

作；林兰则在福州某银行工作。他们一家非常低调，直至央视播出《三坊七巷》（其中有对他们的访谈）后，才受到许多媒体关注。后来，他们开过家庭会议，决定不靠祖父的英名过日子，也不再接受媒体的采访，“请允许我们有不说的权利，只作为普通人平凡地生活”。

后人亦有自己的尺度和志向。林觉民泉下可觉得欣慰？

百年中国出现过无数英烈，谋天下永福的林觉民即是其一。他把“信念”，这样一个独具核心价值与意义的命题写在情书里，天心月圆，却让天下人分享。


又一次来到杨桥路17号，年轻的志愿者领着一队游客正讲解得声泪俱下。那个碧血横飞的春天已经过去100多年了，读那一方手帕写就的遗书、情书，我突然感到庆幸。庆幸着在通往人类民主、幸福的路上有这样一方温暖如旗帜的小小手帕的招引，使我们梦想永在。

后 记

林觉民

铁血柔情的黄花岗烈士

福建，山海相拥，人杰地灵，人文荟萃，英才辈出，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和民族英雄、爱国先驱、革命将士、时代楷模。他们的教育成长、道德品行和思想文章，是福建的宝贵精神财富，教育和激励着一代代福建人努力学习、奋勇前行。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编写的“福建历史文化名人丛书”，以福建历史名人为题材，古今结合，意在从高处着眼、从基础着手，普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促进人文道德养成，使社会科学知识走进大众、走进生活、走进现实，让更多的人了解福建历史名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福建文化影响力和感染力，为建设文化强省添砖加瓦。



“福建历史文化名人丛书”（第二辑）所包含的李贽、宋慈、郑樵、柳永、黄榦、蔡襄、辜鸿铭、林觉民、沈葆楨、陈宝琛10个人物故事，记录了福建文化之于中国历史的影响，同时也以人物史的叙述方式生动地展现出中国人文精神的风骨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人物篇以人物生平为线索，在故事中体现传主的学问、事功、道德，凸显他们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深入挖掘和阐发其内在精神，从而激起读者爱国爱乡的强烈情感，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这套丛书以广大群众为读者对象，尤其是各年龄段的学生群体以及受过中等教育的读者，他们对这些历史名人的认知，大多来源于历史课本、乡土教材、文化景点和博物馆，很难形成具



体、深入、系统的认识。丛书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通过一个个生动精彩的故事带领读者走进福建历史，走入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殿堂，融故事性、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体，对提升大众的阅读水平，普及社会科学知识、提高人文社会科学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质有着积极的作用。

福建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冯潮华对编撰出版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给予大力支持。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缪建萍亲自指导本书的策划和编写。省社科联从事社科普及工作的缪旭明、杨文飞、林彤、李培钢等具体组织实施本丛书的编撰出版工作。

刘小新、林国平、刘传标等专家学者对丛书写作大纲和书稿进行了认真审读，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撰出版时间紧，经验和水平有限，疏漏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委会

2017年2月

福建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第二册

- 李 贽——特立独行的晚明思想家
宋 慈——世界法医鼻祖
郑 樵——博通百科的史学大师
柳 永——婉约派一代宗师
黄 榦——朱子学第一传人
蔡 襄——经邦济众的一代贤臣
辜鸿铭——学贯中西的文化怪杰
林觉民——铁血柔情的黄花岗烈士
沈葆楨——中国近代船政奠基人
陈宝琛——末代帝师

责任编辑：何水儿

美术编辑：林 玲

封面绘画：蓝泰华

13岁，他在县试考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

17岁，他在街头演讲“中国非革命不能自强”

20岁，他在日本与同学聊起家人时说：
“吾妻性癖好尚与余绝同，天真烂漫女子也。”

23岁，他在香港写下情书和遗书：“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ISBN 978-7-211-07587-4



9 787211 075874 >

定价：25.00元